

据天津市卫生职
工医学院图书馆
藏清精抄本影印
原书高二四毫
米宽一八〇毫米

前言

《外经》之名，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书早佚。《外经微言》原题岐伯天师传，陈士铎述，为后人托名之作。撰者无可考。所见历代公私藏书志均无著录。天津市卫生职工医学院图书馆所藏之精抄本，为国内现知孤本，已有残缺。其末朱题「嘉庆二十年静乐堂书」。但与正文笔体殊异，疑系后人所书。考文中有不避清讳之处，抄本时间似在清代初年。

本书共九卷、八十一篇。分述养生、经脉、脏腑、阴阳、五行、四时、运气、病因、病机、治则等。所论

与《内经》相承，但亦有很多不同之处，对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有一定的价值。其中也反映了一些道家的医学思想，可作为参考。有些脱离实际的术语与观点，须予分析鉴别。为抢救和保存行将失传的珍本古籍，此次影印出版，未能变动原文。其中残缺之处作了考证和补描。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三月

出版说明

中医古籍，卷帙浩繁，有待于系统整理研究。其中尚有不少孤本、秘本，尤须及早印布，以广流传。随着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中医学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密切注视，广大读者对于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呼声日高，期望甚切。为了进一步发掘中医药伟大宝库，满足不断增长的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我社将陆续辑印以《中医珍本丛书》为题的系列医书，主要收入近代未行于世的有价值的中医孤、善本古籍，包括中医理论和临证各科，以及本草、方剂、医史、医案、医话等方面论著。为便于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研究人员参考原著，本丛书将一律保存原貌，影印出版，酌加前言或内容提要，以期达到承先启后、古为今用的目的。

目 录

原篇目·····	一
一卷	
阴阳颠倒篇·····	九
顺逆探原篇·····	一三
回天生育篇·····	一七
天人寿夭篇·····	二一
命根养生篇·····	二五
救母篇·····	二九
红铅损益篇·····	三七

初生微论篇·····	三九
骨阴篇·····	四一
二卷	
媾精受妊篇·····	四五
社生篇·····	四九
天厌火衰篇·····	五三
经脉相行篇·····	五七
经脉终始篇·····	六三
经气本标篇·····	六五

脏腑阐微篇·····六九	肝木篇·····一二九
考订经脉篇·····七三	肾水篇·····一三三
色络配腑篇·····一〇一	心火篇·····一三九
三卷	四卷
胆腑命名篇·····一〇五	脾土篇·····一四五
任督死生篇·····一〇九	胃土篇·····一四九
阴阳二跻篇·····一一三	包络火篇·····一五三
奇恒篇·····一一七	三焦火篇·····一五七
小络篇·····一二一	胆木篇·····一六一
肺金篇·····一二三	膀胱水篇·····一六五

大肠金篇……………一六九	小肠火篇……………一七三	命门真火篇……………一七七	五卷	命门经主篇……………一八一	五行生克篇……………一八五	小心真主篇……………一九一	水不克火篇……………一九五	三关升降篇……………一九九	表微篇……………二〇一
--------------	--------------	---------------	----	---------------	---------------	---------------	---------------	---------------	-------------

呼吸篇……………二〇三	脉动篇……………二〇七	瞳子散大篇……………二一一	六卷	诊原篇……………二一五	精气引血篇……………二一七	天人一气篇……………二二一	地气合人篇……………二二五	三才并论篇……………二二九	五运六气离合篇……………二三三
-------------	-------------	---------------	----	-------------	---------------	---------------	---------------	---------------	-----------------

六气分门篇……………二三七

六气独胜篇……………二四一

三合篇……………二四五

七卷

四时六气异同篇……………二五一

司天在泉分合篇……………二五三

从化篇……………二五七

冬夏火热篇……………二五九

暑火二气篇……………二六一

阴阳上下篇……………二六三

营卫交重篇……………二六五

五脏互根篇……………二六九

八风固本篇……………二七三

八卷

八风命名篇……………二七五

太乙篇……………二七九

亲阳亲阴篇……………二八三

异传篇……………二八五

伤寒知变篇……………二八九

伤寒异同篇……………二九三

风寒殊异篇……………二九七

阴寒格阳篇……………三〇三

春温似疫篇……………三〇七

九卷

补泻阴阳篇……………三〇九

善养篇……………三一三

亡阴亡阳篇……………三一七

昼夜轻重篇……………三二一

解阳解阴篇……………三二五

真假疑似篇……………三二九

从逆窥源篇……………三二三

移寒篇……………三三七

寒热舒肝篇……………三三九

外經微言篇目

第一卷

陰陽顛倒篇

回天生育篇

命根養生篇

紅鉛損益篇

骨陰篇

第二卷

媾精受妊篇

順逆探原篇

天人壽夭篇

救母篇

初生微論篇

社生篇

天厭火棄篇

經脈終始篇

臟腑闡微篇

包絡配腑篇

第三卷

膽腑命名篇

陰陽二躋篇

小絡篇

肝木篇

經脈相行篇

經氣本標篇

考訂經脈篇

仕督死生篇

竒恒篇

肺金篇

腎水篇

心火篇

四卷

脾土篇

包絡火篇

膽木篇

大腸金篇

命門真火篇

第五卷

命門經主篇

胃土篇

三焦火篇

膀胱水篇

小腸火篇

五行生剋篇

小心真主篇

三關升降篇

呼吸篇

童子散大篇

第六卷

診原篇

天人一氣篇

三才並論篇

六氣分門篇

水不尅火篇

表微篇

脈動篇

精氣引血篇

地氣合人篇

五運六氣離合篇

六氣獨勝篇

三合篇

第七卷

四時六氣異同篇

從化篇

暑火二氣篇

營衛交重篇

風固本篇

第八卷

八風命名篇

司天在泉分合篇

冬夏火熱篇

陰陽上下篇

五臟互根篇

太乙篇

親陽親陰篇

傷寒知變篇

風寒殊異篇

春溫似疫篇

第九卷

補瀉陰陽篇

亡陰亡陽篇

解陽解陰篇

從逆窺源篇

異傳篇

傷寒異同篇

陰寒格陽篇

善養篇

晝夜輕重篇

真假疑似篇

移寒篇

寒熱舒肝篇

外經微言一卷

岐伯天師傳

山陰陳士鐸號遠公又號朱華子述

陰陽顛倒篇

黃帝聞廣成子竅々冥々之旨嘆廣成子之謂天矣退而夜思尚有未獲遣鬼史區問于岐伯天師曰帝問至道于廣成子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竅々冥々至道之極昏昏昧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思慮營々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

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汝形：乃長生慎汝內
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
有官陰陽有職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身可以不老也天師必知厥義幸明晰之岐伯稽
首奏曰大哉言乎非吾聖帝安克聞至道哉帝明知故
問豈欲傳旨于萬禩乎何心之仁也臣愚何足知之然
仁聖明問敢備述以聞窈冥者陰陽之謂也昏默者內
外之謂也視聽者耳目之語也至道無形而有形有形

而實無形無形藏于有形之中有形化于無形之內始
能形與神全精與神合乎鬼史區曰諾雖然師言微矣
未及其妙也岐伯曰乾坤之道不外男女男女之道不
外陰陽陰陽之道不外順逆順則生逆則死也陰陽之
原即顛倒之術也世人皆順生不知順之有死皆逆死
不知逆之有生故耒老先衰矣廣成子之教示帝行顛
倒之術也鬼史區贊曰何言之神乎雖然請示其原岐
伯曰顛倒之術即探陰陽之原乎窈冥之中有神也昏
默之中有神也視聽之中有神也探其原而守神精不

搖矣探其原而保精神不馳矣精固神全形安能敝乎
鬼臾區覆奏帝前帝曰俞哉載之外經傳示臣工使共
聞至道同遊于無極之野也

陳士鐸曰此篇帝問而天師荅之乃首篇之論也問
不止黃帝而荅止天師者帝引天師之論也帝非不
知陰陽顛倒之術明知故亦欲盡人皆知廣成子之
教也

順逆探原篇

伯高太師問于岐伯曰天師言顛倒之術即探陰陽之原也其肯柰何岐伯不荅再問曰唯々三問岐伯嘆曰吾不敢隱矣夫陰陽之原者即生剋之道也顛倒之術者即順逆之理也知顛倒之術即可知陰陽之原矣伯高曰陰陽不同也天之陰陽地之陽陰人身之陰陽男女之陰陽何以探之哉岐伯曰知其原亦何異哉伯高曰請顯言其原岐伯曰五行順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剋水々主木而剋木々生火而剋火

火生土而剋土土生金而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
死者金剋木而生木、剋土而生土、剋水而生水、
剋火而生火、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義也夫五行之
順相生而相剋五行之逆不剋而不生逆之至者順之
至也伯高曰美哉言乎然何以逆而順之也岐伯曰五
行之順得土而化五行之逆得土而神土以合之土以
成之也伯高曰余知之矣陰中有陽殺之內以求生乎
陽中有陰生之內以出死乎余與帝同遊于無極之野
也岐伯曰逆而順之必先順而逆之絕慾而毋為邪所

侵也守神而母為境所移也練氣而母為物所誘也保精而母為妖所耗也服藥餌以生其津慎吐納以添其液慎勞逸以安其體節飲食以益其氣其庶幾乎伯高曰天師教我以原者全矣岐伯曰未也心死則身生死心之道即逆之、功也心過死則身亦不生、心之道又順之、功也順而不順始成逆而不逆乎伯高曰誌之矣敢忘秘誨哉

陳士鐸曰伯高之問亦有為之問也順中求逆、處求順亦死剋之門也今奈何求生於順乎於順處求

生不若於逆處求生之為得也

回天生育篇

雷公問曰人生子嗣天命也豈盡非人事乎岐伯曰天命居半人事居半也雷公曰天可回乎岐伯曰天不可回人事則可盡也雷公曰請言人事岐伯曰男子不能生子者病有九女子不能生子者病有十也雷公曰請晰言之岐伯曰男子九病者精寒也精薄也氣餒也痰盛也精滯也相火過旺也精不能射也氣鬱也天厭也女子十病者胞胎寒也脾胃冷也帶脉急也肝氣鬱也痰氣盛也相火旺也腎水衰也任督病也膀胱氣化不

行也氣血虛而不能攝也雷公曰然則治之柰何岐伯
曰精寒者溫其火乎精薄者益其隨乎氣饒者壯其氣
乎痰盛者消其涎乎精瀦者順其水乎火旺者補其精
乎精不能射者助其氣乎氣鬱者舒其氣乎天厭者增
其勢乎則男子無子而可以有子矣不可徒益其相火
也胞胎冷者溫其胞胎乎脾胃冷者煖其脾胃乎帶脉
急者緩其帶脉乎肝氣鬱者開其肝氣乎痰氣盛者消
其痰氣乎相火旺者平其相火乎腎水衰者滋其腎水
乎任督病者理其任督乎膀胱氣化不行者助其腎氣

以益膀胱乎氣血不能攝胎者益其氣血以攝胎乎則
女子無子而可以有子矣不可徒治其胞胎也雷公曰
天師之言真曰天之法也然用天師法男女仍不生子
柰何岐伯曰必夫婦德行交虧也修德以宜男豈虛語
哉

陳士鐸曰男無子有九女無子有十似乎女多於男
也誰知男女皆一乎知不一而一者大約健其脾胃
為主脾胃健而腎亦健矣何必分男女哉

天人壽夭篇

伯高太師問岐伯曰余聞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堅脆皮有厚薄可分壽夭然乎岐伯曰人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骨有骨則有肉有肉則有皮形必與氣相合也皮必與肉相稱也氣血經絡必與形相配也形充而皮膚緩者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夭形充而脉堅大者氣血之順也順則壽形充而脉小弱者氣血之衰也衰則危形充而顙不起者肉勝于骨也骨大則壽骨小則夭形充而大肉腠堅有分理者皮勝于肉也肉踈

則天肉堅則壽形充而大肉無分理者皮僅包乎肉也
肉厚壽而脆天此天生人不可強也故見則定人壽天
即可測人生死矣少師問曰誠若師言人之壽夭天定
之矣無豫于人乎岐伯曰壽夭定于天挽回天命者人
也壽夭聽于天戕賊其形骸瀉泄其精髓耗散其氣血
不必至天數而先天者天不任咎也少師曰天可回乎
岐伯曰天不可回而天可節也節天之有餘補人之不
足不亦善全其天命乎伯高太師聞之曰岐天師真善
言天也世人賊天之不足烏能留人之有餘哉少師曰

伯高非知在人之天者乎在天之天難回也在人之天
易延也吾亦修吾之天以全天命乎

陳述公曰天之天難延人之天易延亦訓世延人之
天也伯高之論因天師之教而推廣之不可重天師
而重伯高也

命根養生篇

伯高太師復問岐伯曰養生之道可得聞乎岐伯曰愚何足以知之伯高再問岐伯曰人生天地之中不能與天地並久者不體天地之道也天錫人以長生之命地錫人以長生之根天地錫人以命根者父母予之也合父母之精以生人之身則精即人之命根也魂魄藏于精之中魂屬陽魄屬陰魂超生魄超死夫魂魄皆神也凡人皆有神内存則生外遊則死魂最善遊由于心之不寂也廣成子謂抱神以靜者正抱心而同寂也伯高

曰夫精者非腎中之水乎水性主動心之不寂者不由
于腎之不靜乎岐伯曰腎水之中有真火在焉水欲下
而火欲升此精之所以不靜也精一動而心搖々矣然
而制精之不動仍在心之寂也伯高曰吾心寂矣腎之
精欲動柰何岐伯曰水火原相湏也無火則水不安無
水則火亦不安制心而精動者由于腎水之涸也補先
天之水以濟心則精不動而心易寂矣

陳遠公曰精出於水亦出于水中之火也精動由于
火動火不動則精安能搖乎可見精動由于心動也

心動之極則水火俱動矣故安心為利精之法也。

救母篇

容成問于岐伯曰天癸之水男女皆有之何以婦人經水謂之天癸乎岐伯曰天癸水壬癸之水也壬水屬陽癸水屬陰二水者先天之水也男為陽女為陰故婦人經水以天癸名之其實壬癸未嘗不合也容成曰男子之精不以天癸名者又何故歟岐伯曰精者合水火名之水中有大始成其精呼精而壬癸之義已包于內故不以天癸名之容成曰精與經同一水也何必兩名之岐伯曰同中有異也男之精守而不溢女之經滿而必

洩也癸水者海水也上應月下應潮月有盈虧潮有往來女子之經水應之故潮汐月有信經水亦月有期也以天癸名之別其水為癸水隨天運為轉移耳容成曰其色赤者何也岐伯曰男之精陽中之陰也其色白女之經陰中之陽也其色赤况流于任脉通于血海血與經合而成濁流矣容成曰男之精虧而不溢者又何也岐伯曰女子陰有餘陽不足故滿而必洩男子陽有餘陰不足故守而不溢也容成曰味醎者何也岐伯曰壬癸之水海水也海水味醎故天癸之味應之容成曰女

子二七經行穉女不行經何也岐伯曰女未二七則任衝未盛陰氣未動女猶純陽也故不行經耳容成曰女過二七不行經而懷孕者又何也岐伯曰女之變者也名為暗經非無經也無不足無有餘乃女中最貴者終身不字行調息之功必長生也容成問曰嬭女經水上應月下應潮宜月無愆期矣何以有至有不至乎岐伯曰人事之乖違也天癸之水生于先天亦長于後天也婦女縱慾傷任督之脉則經水不應月矣懷抱憂鬱以傷肝膽則經水閉而不流矣容成曰其故何也岐伯曰

人非水火不生火乃腎中之真火水乃腎中之真水也
水火盛則經盛水火衰則經衰任督脉通于腎傷任督
未有不傷腎者交接時縱慾泄精：傷任督之脉亦傷
矣任督脉傷不能行其氣于腰脊則帶脉亦傷經水有
至有不至矣夫經水者火中之水也水衰不能制火則
火炎水降經水必先期至矣火衰不能生水則水寒火
冷經水必後期至矣經水之慾期因水火之盛衰也容
成曰肝胆傷而經閉者謂何岐伯曰肝藏血者也然又
最喜踈泄胆與肝為表裡也胆木氣鬱肝木之氣亦鬱

矣木鬱不達任衝血海皆抑塞不通久則血枯矣容成
曰木鬱何以使水之閉也岐伯曰心腎無啓不交者也
心腎之交接責在胞胎亦責在肝胆也肝胆氣鬱胞胎
上交肝胆不上交于心則腎之氣亦不交于心矣心腎
之氣不交各臟腑之氣抑塞不通肝剋脾脾剋胃脾胃
受剋失其生化之司何能資于心腎乎水火未濟肝胆
之氣愈鬱矣肝胆久鬱反現假旺之象外若盛內實虛
腎因子虛轉去相濟涸水而鬱火焚之木安有餘液以
下洩乎此木鬱所以水閉也鬼臾區問曰氣鬱則血閉

血即經乎岐伯曰經水非血也鬼臾區曰經水非血何以血閉而經即斷乎岐伯曰經水者天一之水也出于腎經故以經水名之鬼臾區曰水出于腎色宜白矣何赤乎岐伯曰經水者至陰之精有至陽之氣存焉故色赤耳非色赤即血也鬼臾區曰人之腎有補無瀉安有餘血乎岐伯曰經水者腎氣所化非腎精所洩也女子腎氣有餘故變化無窮耳鬼臾區曰氣能化血各經之血不泄之而泄乎岐伯曰腎化為經經化為血各經氣血無不隨之而各化矣是以腎氣通則血通腎氣閉則

血閉也鬼史區曰然則氣閉宜責在腎矣何以心肝脾之氣鬱而經亦閉也岐伯曰腎水之生不由于三經腎水之化實關於三經也鬼史區曰何也岐伯曰腎不通肝之氣則腎氣不能開腎不交心之氣則腎氣不能上腎不取脾之氣則腎氣不能成蓋交相合而交相化也苟一經氣鬱氣即不入于腎而腎氣即閉矣況三經同鬱腎無所資何能化氣而成經乎是以經閉者乃腎氣之鬱非止肝血之枯也倘徒補其血則鬱不宣反生火矣徒散其瘀則氣益微反耗精矣非惟無益而轉害之

也鬼史樞曰大哉言乎請勒之金石以救萬世之母乎
陳遠公曰一篇救母之文真有益於母者也講天癸
無餘義由于講水火無餘義也水火之不通半成於
人氣之鬱解鬱之法在於通肝胆也肝胆通則血何
閉哉正不必又去益腎也誰知肝胆不鬱而腎受益
乎鬱之害亦大矣

紅鉛損益篇

容成問曰方士採紅鉛接命可為訓乎岐天師曰慎慾者採之服食延壽縱慾者採之服食喪軀容成曰人能慎慾命自可延何藉紅鉛乎岐伯曰紅鉛延景丹也容成曰紅鉛者天癸水也雖包陰陽之水火溢滿于外則水火之氣盡消矣何以接命乎岐伯曰公之言論天癸則可非論首經之紅鉛也經水甫出戶輒色變獨首經之色不遽變者全其陰陽之氣也男子陽在外陰在內女子陰在外陽在內首經者坎中陽也以坎中之陽補

離中之陰益乎不益乎獨補男有益補女有損補男者陽以濟陰也補女者陽以亢陽也容成曰善

陳遠公曰紅鉛何益於人講無益而成有益者辨其既濟之理也誰謂方土非恃之以接命哉

初生微論篇

容成問曰人之初生目不能覩口不能餐足不能履舌不能語三月而後見八月而後食期歲而後行三年而後言其故何也岐伯曰人之初生兩腎水火未旺也三月而火乃盛故兩目有光也八月而水乃充故兩鬢有力也期歲則髓旺而臍生矣三年則精長而顙合矣男十六天癸通女十四天癸化容成曰男以八為數女以七為數予知之矣天師于二八二七之前內經何未言也岐伯曰內經首論天癸者嘆天癸難生易喪也男必

至十六而天癸滿年未十六皆未滿之日也女必至十四而天癸盈年未十四皆未滿之日也既滿既盈又隨年俱耗示人宜守此天癸也容成曰男八、之後猶存女七、之後仍在似乎天癸之未盡也天師何以七八、之後不再言之歟岐伯曰予論常數耳常之數可定變之數不可定也予所以論常不論變耳

陳遠公曰人生以天癸為主有則生無則死也常變之說惜此天癸也二七二八之論亦可言而言之非不可言而不言也

骨陰篇

烏師問于岐伯曰：嬰兒初生，無膝蓋骨，何也？岐伯曰：嬰兒初生，不止無膝蓋骨也。顙骨耳後完骨，皆無之。烏師曰：何故也？岐伯曰：陰氣不足也。陰氣者，真陰之氣也。嬰兒純陽無陰，食母乳而陰乃生。陰生而顙骨耳後完骨膝蓋骨生矣。生則見，壽不生則夭。烏師曰：其不生何也？岐伯曰：三骨屬陰，得陰則生，然亦必陽旺而長也。嬰兒陽氣不足，食母乳而三骨不生，其先天之陽氣虧也。陽氣先漓，先天已居于缺陷，食母之乳，補後天而無餘。此

三骨之所以不生也三骨不生又焉能延齡乎烏師曰
三骨缺一亦能生乎岐伯曰缺一則不全乎其人矣烏
師曰請悉言之岐伯曰顙門不合則腦髓空也完骨不
長則腎宮虛也膝蓋不生則雙足軟也腦髓空則風易
入矣腎宮虛則聽失聰矣雙足軟則顙仆多矣烏師曰
吾見三骨不全亦有延齡者又何故歟岐伯曰三者之
中惟耳無完骨者亦有延齡然而疾病不能無也若顙
門不合膝蓋不生吾未見有生者蓋孤陽無陰也

陳遠公曰孤陽無陰人則不生則陰為陽之天也無

陰者無陽也陽生于陰之中陰長于陽之外有三骨
者得陰陽之全也

媾精受姓篇 二卷

雷公問曰男女媾精而受姓者何也岐伯曰腎為作強之官故受姓而生人也雷公曰作強而何以生人也岐伯曰生人者即腎之技巧也雷公曰技巧屬腎之水乎火乎岐伯曰水火無技巧也雷公曰離水火又何以出技巧乎岐伯曰技巧成于水火之氣也雷公曰同是水火之氣何生人有男女之別乎岐伯曰水火氣弱則生女水火氣強則生男雷公曰古云女先泄精則成男先泄精則成女今曰水火氣弱則生女水火氣強則生

男何也岐伯曰男女俱有水火之氣也氣同至則技巧
出焉一有先後不成胎矣男泄精女泄氣女子泄精則
氣脫矣男子泄氣則精脫矣烏能成胎雷公曰女不泄
精男不泄氣何以受姓乎岐伯曰女氣中有精男精中
有氣女泄氣而交男子之精男泄精而合女子之氣此
技巧之所以出也雷公曰所生男女有強有弱自分于
父母之氣矣但有清濁壽夭之異何也岐伯曰氣清則
清氣濁則濁氣長則壽氣促則夭皆本于父母之氣也
雷公曰生育本于腎中之氣余已知之矣但此氣也豫

于五臟七腑之氣乎岐伯曰五臟七腑之氣一經不至
皆不成胎雷公曰媾精者動腎中之氣也與五臟七腑之
何豫乎岐伯曰腎藏精亦藏氣藏精者藏五臟七腑之
精也藏氣者藏五臟七腑之氣也藏則俱藏泄則俱泄
雷公曰泄氣者亦泄血乎岐伯曰精即血也氣無形血
有形無形化有形有形不能化無形也雷公曰精非有
形乎岐伯曰精雖有形而精中之氣正無形也無形隱
于有形故能靜能動、則化耳化則技巧出矣雷公曰
微哉言乎請傳之奕襲以彰化育焉

陳士鐸曰男女不媾精斷不成胎；成於水火之氣此氣即男女之氣也氣藏於精中精雖有形而實無形也形非氣乎故成胎即成氣之謂

社生篇

少師問曰人生而白頭何也岐伯曰社日生人皮毛皆白非止髣髴之白也少師曰何故乎岐伯曰社日者金日也皮毛鬚髯皆白者得金之氣也少師曰社日非金也天師謂之金日此余之未明也岐伯曰社本土也氣屬金社日生人犯金之氣金氣者殺氣也少師曰人犯殺氣宜夭矣何又長年乎岐伯曰金中有土土乃生氣也人肺屬金皮毛亦屬金土之殺氣得土則生逢金則關社之金氣伐人皮毛不入人臟腑故得長年耳少師

曰社日生人皮毛髣髴不盡白者又何故歟岐伯曰生時不同也少師曰何時乎岐伯曰非巳午時必辰戌丑未時也少師曰巳午火也火能制金之氣宜矣辰戌丑未土也不助金之氣乎岐伯曰社本土也喜生惡泄得土則生、則不剋矣少師曰同是日也何社日之凶如是乎岐伯曰歲月日時俱有神司之社日之神與人最親其性最喜潔也生產則穢矣兩氣相感兒身受之非其熱之暴也少師曰人生有記赤如硃青如靛黑如黠白如雪終身不散何也豈亦社日之故乎岐伯曰父母

交始偶犯遊神為神所指誌父母之過也少師曰色不同者何歟岐伯曰隨神之氣異也少師曰記無黃色者何也岐伯曰黃乃正色人犯正神不相校也故亦不相指不相指故罔所記耳

陳遠公曰社日生人說未有源有委非孟浪成文者可比

天厭火衰篇

容成問曰世有天生男子音聲如女子外勢如嬰見此何故歟岐伯曰天厭之也容成曰天何以厭之乎岐伯曰天地有缺陷安得人盡皆全乎容成曰天未嘗厭人柰何以天厭名之岐伯曰天不厭而人必厭也天人一道人厭即天厭矣容成曰人何不幸成天厭也岐伯曰父母之咎也人道交感先火動而後水濟之火盛者生子必強火衰者生子必弱水盛者生子必肥水衰者生子必瘦天厭之人乃先天之火微也容成曰水火衰盛

分強弱肥瘦宜也不宜外陽之細小岐伯曰腎中之火先天之火無形之火也腎中之水先天之水無形之水也火得水而生水得火而長言腎內之陰陽也水長火則水為火之母火生水則火為水之母也人得水火之氣以生身則水火即人之父母也天下有形不能生無形也無形實生有形外陽之生實內陽之長也內陽旺而外陽必伸內陽旺者得火氣之全也內陽衰矣外陽亦何得壯大哉容成曰火既不全何以生身乎岐伯曰孤陰不生孤陽不長天厭之人但火不全耳未嘗無陰

陽也偏于火者陽有餘而陰不足偏于水者陰有餘而陽不足也陽既不足即不能生厥陰之宗筋此外陽之所以屈而不伸也毋論剛大矣容成曰善

陳遠公曰外陽之大小視水火之偏全不視陰陽之有無耳說未可聽

經脈相行篇

雷公問曰帝問脈行之逆順若何余無以奏也願天師
明教以聞岐伯曰十二經脈有自上行下者有自下行
上者各不同也雷公曰請悉言之岐伯曰手之三陰從
臟走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之
三陰從足走腹此上下相行之數也雷公曰尚未明也
岐伯曰手之三陰太陰肺少陰心厥陰包絡也手太陰
從中府走大指之少商手少陰從極泉走小指之少衝
手厥陰從天池走中指之中衝皆從臟走手也手之三

陽之明大腸太陽小腸少陽三焦也手陽明從次指商
陽走頭之迎香手太陽從小指少澤走頭之聽宮手少
陽從四指關衝走頭之絲竹空皆從手走頭也足之三
陽太陽膀胱陽明胃少陽膽也足太陽從頭睛明走足
小指之至陰足陽明從頭之維走足次指之厲兌足少
陽從頭前關走四指之竅陰皆從頭走足也足之三陰
太陰脾少陰腎厥陰肝也足太陰從足大指內側隱白
走腹之大包足少陰從足心湧泉走腹之俞府足厥陰
從足大指外側大敦走腹之期門皆從足走腹也雷公

曰逆順若何岐伯曰手之陰經走手為順走臟為逆也
手之陽經走頭為順走手為逆也足之陰經走腹為順
走足為逆也足之陽經走足為順走頭為逆也雷公曰
足之三陰皆走于腹獨少陰之脉下行何也豈少陰經
易逆難順乎岐伯曰不然天衝脉者五臟六腑之海也
五臟六腑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頭顙滲諸陽灌諸精下
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衝循陰陽內廉入腠中伏行骨
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由少陰經滲三
陰其在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

溫肌肉故別絡邪結則跗上脉不動不動則厥則足
寒矣此足少陰之脉少異于三陰而走腹則一也雷公
曰其少異于三陰者為何岐伯曰少陰腎經中藏水火
不可不曲折以行其脉不若肝脾之可直行于腹也雷
公曰其走腹則一者何岐伯曰腎之性喜逆行故由下
而上蓋以逆為順也雷公曰逆行宜病矣岐伯曰逆而
順故不病若順走是違其性矣反生病也雷公曰當盡
奏之岐伯曰帝問何以明之公奏曰以言導之切而驗
之其髀必動乃可以驗逆順之行也雷公曰謹奉教以

開

陳遠公曰十二經脉有走手走足走頭走服之異各
講得鑿々其講順逆不同處何人敢措一辭

經脈終始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十二經之脈既有終始靈素詳言之而走頭走腹走足走手之義尚未明也願畢其辭岐伯曰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乃高之接下也足三陰從足走腹手三陰從腹走手乃卑之趨上也陰陽無間故上下相迎高卑相近與晝夜循環同流而不定耳夫陰陽者人身之夫婦也氣血者人身之陰陽也夫倡則婦隨氣行則血赴氣主煦、血主濡、乾作天門大腸司其事也巽作地戶膽持其樞也泰居民小腸

之昌也否居坤胃之殃也雷公曰善請言順逆之別岐
伯曰足三陰自足走腹順也自腹走足逆也足三陽自
頭走足順也自足走頭逆也手三陰自臑走手順也自
手走臑逆也手三陽自手走頭順也自頭走手逆也夫
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惟足少陰腎脉統而下行與肝脾
直行者以衝脉與之並行也是以逆為順也

陳遠公曰十二經有頭腹手足之殊有順中之逆有
逆之順說得更為明白

經氣本標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十二經氣有標本乎岐伯曰有之雷公曰請言標本之所在岐伯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三寸中標在背腧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扶頤頰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中標在舌本乎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

後上角下外皆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
顏下合鉗上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中標在掖內動脈手
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手心主之本在掌後
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掖下三寸此標本之所在也雷
公曰標本皆可刺乎岐伯曰氣之標本皆不可刺也雷
公曰其不可刺何也岐伯曰氣各有衝不可刺也雷
公曰請言氣衝岐伯曰胃氣有衝腹氣有衝頭氣有衝
脛氣有衝皆不可刺也雷公曰頭之衝何所乎岐伯曰
頭之衝腦也雷公曰胸之衝何所乎岐伯曰胸之衝膺

與背腧也腧亦不可刺也雷公曰腹之衝何所乎岐伯曰腹之衝背腧與衝脉及左右之動脉也雷公曰胫之衝何所乎岐伯曰胫之衝即臍之氣衝及承山踝上以下此皆不可刺也雷公曰不可刺止此乎岐伯曰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藏于氣海出于肺循咽喉呼吸而出入也是氣海猶氣衝也應天地之大數出三入一皆不可刺也

陳遠公曰十二經氣各有標本各不可刺不可刺者以衝脉之不可刺也不知衝脉即不知刺法也

臟腑闡微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臟止五乎腑止六乎岐伯曰臟六腑
七也雷公曰臟六何以名五也岐伯曰心肝脾肺腎五
行之正也故名五臟胞胎非五行之正也雖臟不以臟
名之雷公曰胞胎何以非五臟之正也岐伯曰心火也
肝木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一臟各屬一行胞胎處
水火之岐非正也故不可稱六臟也雷公曰腎中有火
亦水火之岐也何腎稱臟乎岐伯曰腎中之火先天火
也居兩腎中而腎專司水也胞胎上系心下連腎往來

心腎接續于水火之際可名為火亦可名為水非水火之正也雷公曰然則胞胎何以為臟乎岐伯曰胞胎處水火之兩岐心腎之交非胞胎之系不能通達上下寧獨婦人有之男子未嘗無也吾因其兩岐置于五臟之外非胞胎之不為臟也雷公曰男女各有之亦有異乎岐伯曰系同而口異也男女無此系則水火不交受病同也女系無口則不能受妊是胞胎者生之機屬陰而藏于陽非臟而何雷公曰胞胎之口又何以異岐伯曰胞胎之系上出于心之膜膈下連兩腎此男女之同

也惟女下大而上細上無口而下有口故能納精以受
姓雷公曰腑七而名六何也岐伯曰大小腸膀胱胆胃
三焦包絡此七腑也遺包絡不稱腑者尊帝耳雷公曰
包絡可遺乎岐伯曰不可遺也包絡為脾胃之母土非
火不生五臟六腑之氣咸仰于心君心火無為必藉包
絡有為往來宣布胃氣能入脾氣能出各臟腑之氣始
能變化也雷公曰包絡既為一腑柰何尊帝遺之尊心
為君火稱包絡為相火可乎請登之外經咸以為則

陳逮公曰臟六而言五者言臟之正也腑七而言六

者言腑之偏也舉五而累六非不知胞胎也舉六而
累七非不知包絡也有雷公之問而胞胎包絡昭乎
古今矣

考訂經脈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十二經脈天師詳之而所以往來相通之故尚未盡也幸宣明奧義傳諸奕禩可乎岐伯曰可肺屬手太陰太陰者月之象也月屬金肺亦屬金肺之脈走于手故曰手太陰也起于中焦胃脘之上胃屬土土能生金是胃乃肺之母也下絡大腸者以大腸亦屬金為胃之庶子而肺為大腸之兄土能包弟足以網羅之也絡即網羅包舉之義循于胃口者以胃為肺之母自必遊熙于母家省受胃土之氣也肺脈又上于鬲

胃之氣多必分氣以給其子肺得胃母之氣上歸肺宮
必由高而升肺受胃之氣肺自成家于是由中焦而脉
乃行橫出腋下畏心而不敢犯也然而肺之系實通于
心以心為肺之君而肺乃臣也臣必朝于君此述職之
路也下循膈內行少陰心主之前者又謁相之門也心
主即心包絡為心君之相包絡代君以行事心剋肺金
必借心主之氣以相刑呼吸相通全在此系之相聯也
肺凜天玉之尊必奉宰輔之令所以行于少陰心主之
前而不敢緩也自此而下于肘中乃走于臂由臂而走

于寸口魚際皆肺脉相通之道循魚際出大指之端為
肺脉之盡經脉盡復行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乃旁出
之脉也 雷公曰脾經若何岐伯曰脾乃土臟其性濕
以足太陰名之太陰之月夜照于土月乃陰象脾屬土
得月之陰氣故以太陰名之其脉起于足之大指端故
又曰足太陰也脾脉既起于足下，必升上由足大指
內側肉際過橫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踰內循胫骨後交
出厥陰之前乃入肝經之路也夫肝木剋脾宜為脾之
所畏何故脉反通于肝不知肝雖剋土而土亦能成土

土無木氣之通則土少發生之氣所以畏肝而又未嘗
不喜肝也交出足厥陰之前圍合于肝木耳上膝股內
前廉入腹者歸于脾經之本臟也蓋腹脾之正宮脾屬
土居于中州中州為天下之腹脾乃人一身之腹也脾
與胃為表裡脾內而胃外脾為胃所包故終于胃脾得
胃氣則脾之氣始能上升故脉亦隨之上而趨喉嚨而
至舌本以舌本為心之苗而脾為心之子；母之氣自
相通而不隔也然而舌為心之外竅非心之內廷也脾
之脉雖至于舌而終未至于心故其支又行借胃之氣

從胃中：腕之外上鬲而脉通于膻中之分上交于手
少陰心經子親母之象也 雷公曰心經若何岐伯曰
心為火臟以手少陰名之者蓋心火乃後天也後天者
有形之火也星應熒惑雖屬火而實屬陰且脉走于手
故以手少陰名之他臟腑之脉皆起于手足心脉獨起
于心不與衆脉同者以心為君主總攬權綱不寄其任
于四末也心之系五臟七腑無不相通尤通者小腸也
小腸為心之表而心實絡于小腸下通任脉故任脉即
借小腸之氣以上通于心為朝君之象也心之系又上

與肺相通挾咽喉而入于目以發其文明之彩也復從
心系上肺下出腋循臑內後腋行手厥陰經心主之
後下肘循臂至小指之內出其端此心脉系之直行也
又由肺曲折而後並脊直下與腎相貫串當命門之中
此心腎既濟之路也夫心為火臟懼畏水剋何故系通
于腎使腎有路以相犯乎不知心火與命門之火原不
可一日不相通也心得命門之火則心火有根心非腎
水之滋則心火不旺蓋心火必得腎中水火以相養是
以剋為生也既有腎火腎水之相生而後心之系各通

臟腑無扞格之憂矣由是而左通于肝：本屬木為生
心之母也心火雖生于命門先天之火而非後天肝木
培之則先天之火氣亦不旺故心之系通于肝者亦欲
得肝木相生之氣也肝氣既通而胆在肝之旁通肝即
通于胆又勢之甚便者況胆又為心之父同本之親尤
無阻隔也由是而通于脾：乃心之子也雖脾土不藉
心火之生然胃為心之愛子胃土非心火不生心既生
胃生胃必生脾此脾胃之系所以相接而無間也由是
而通于肺火性炎上而肺葉當之得母有傷然而頑金

非火不柔剋中亦有生之象倘肺金無火則金寒水冷
胃與膀胱之化源絕矣何以溫腎而傳化于大腸乎由
是而通于心主心主即臆中包絡也為心君之相臣奉
心君以司化其出入之經較五臟六腑更近真有心喜
亦喜心憂亦憂之象呼吸相通代君司化以使令夫三
焦俾上中下之氣無不畢達實心之系通之也 雷公
曰腎經若何岐伯曰腎屬水少陰正水之象海水者少
陰水也隨月為盈虛而腎應之名之為足少陰者脉起
于足少陰之下也由足心而上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

上膊出膈上肢貫脊乃河車之路即任督之路也然俱
属于腎有腎水而河車之路通無腎水而河車之路塞
有腎水而督脉之路行無腎水而督脉之路断是二經
之相通相行全責于腎故河車之路督脉之路即腎經
之路也由是而行于肝母入于子舍之義也由是而行
于脾水行于地中之義也過肝脾二經而絡于膀胱者
以腎為膀胱之裡而膀胱為腎之表膀胱得腎氣而始
化正同此路之相通氣得以往來之耳其絡于膀胱也
貫脊會督而還出于臍之前通任脉始得達于膀胱雖

氣化可至實有經可通而通之也其直行者又由肝以入肺子歸母之家也由肺而上循喉嚨挾舌本而終是欲朝君先通于喉舌也夫腎與心雖若相剋而實相生故其系別出而繞于心又未敢遽朝于心君注胸之膻中包絡而後腎經之精上奉化為心之液矣此君王下取于民之義亦草野上貢于國之誼也各臟止有一而腎有二者兩儀之象也兩儀者日月也月主陰日主陽似腎乃水臟宜應月不宜應日然而月之中未嘗無陽之氣日之中未嘗無陰之氣腎配日月正以其中之有

陰陽也陰藏于陽之中陽隱于陰之內叠相為用不啻
日月之照臨也蓋五臟七腑各有水火獨腎臟之水火
處于無形乃先天之水火非若各臟腑之水火俱屬後
天也夫同是水火腎獨屬之先天實有主以存乎兩腎
之間也主者命門也命門為小心若太極之象能生先
天之水火因以生後天之水火也于是裁成夫五臟七
腑各安于諸宮享其奠定之福化生于無窮耳 雷公
曰肝經若何岐伯曰肝屬足厥陰厥陰者逆陰也上應
雷火脉起足大指叢毛之際故以足厥陰名之雷火皆

漫地起騰于天之上其性急不可制抑肝之性亦急乃陰經中之最逆者少拂其意輒厥逆而不可止循跗上上踝交出太陰脾土之後上臍內廉循腹入陰毛中通陰器以抵于小腹雖趨肝之路亦趨脾之路也既趨于脾必趨于胃矣肝之系既通于脾胃凡有所逆必先犯于脾胃矣亦其途路之熟也雖然肝之系通于脾胃而肝之氣必歸于本宮故其系又走于肝葉之中肝葉之旁有胆附焉胆為肝之兄肝為胆之弟胆不絡肝而肝反絡胆者弟強于兄之義也上貫膈者趨心之路也肝

性急宜直走于心之宮矣乃不直走于心反走膜鬲布
于脇肋之間者母慈之義也慈母憐子必為子多方曲
折以厚其藏脇肋正心宮之倉庫也然而其性正急不
能久安于脇肋之間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顙連于目系
上出額顙為會督脉于巔項乃木火升上之路也其走
者從目系下顙環唇欲隨口舌之竅以泄肝木之鬱火
也其淺者又透肝別貫膈上注肺中畏肺金之剋木通
此經為偵探之途也 雷公曰五臟已知其肯矣請詳
言七腑岐伯曰胃經亦稱陽明者以其脉接大腸手陽

明之脉由鼻額而下走于足也然而胃經屬陽明者又非同大腸之謂胃乃多氣多血之腑實有日月並明之象乃純陽之腑主受而又主化也陽主上升由額而遊行于齒口唇吻循頤頰耳前而會于額頤以顯其陽之無不到也其支別者從頤後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行足少陰之外下膈通腎與心胞之氣蓋胃為腎之關又為心包之用得氣于二經胃始能蒸腐水穀以化精微也胃既得二經之氣必歸于胃中故仍屬胃也胃之旁絡于脾胃為脾之夫脾為胃之婦脾聽胃使以行其運

化者也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挾臍而入氣街氣街者氣街之穴也乃生氣之源探源而後氣充于乳房始能散布各經絡也其支者起于胃口循腹過足少陰腎經之外本經之裡下至氣街而合仍是取氣于腎以助其生氣之源也由是而胃既得氣之本乃可下行以達于足從氣街而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臑循胫下跗入中指之內庭而終者皆胃下達之路也其支者從膝之下廉三寸別入中指之外間復是旁行之路正見其多氣多血無徃不周也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足厥

陰交于足太陰避肝木之剋近脾土之氣也 雷公曰
請言三焦之經岐伯曰三焦屬之手少陽者以三焦無
形得胆木少陽之氣以生其火而脉起于手之小指次
指之端故以手少陽名之循手腕出臂貫肘循脇之外
行手太陽之裡手陽明之外火氣欲通于大小腸也上
肩循臂臑交出足少陽之後正倚附于胆木以取其木
中之火也下缺盆由足陽明之外而交會于膻中之上
焦散布其氣而絡統于心包絡之中焦又下膈入絡膀
胱以約下焦若胃若心包絡若膀胱皆三焦之氣往來

于上中下之際故不分属于三經而仍專屬于三焦也
然而三焦之氣雖往來于上中下之際使無根以為主
則氣亦時聚時散不可以久矣詎知三焦雖得胆木之氣
以生而非命門之火則不長三焦有命門以為根而後
布氣于胃則胃始有運用之機布氣于心包絡則心包
絡始有運行之權布氣于膀胱則膀胱始有運化之柄
也其支者從臙中而上出缺盆之外上項繫耳後直上
出耳上角至頰無非隨腎之火氣而上行也其支者又
從耳後入耳中出耳前過客主人之穴交頰至目銳眦

亦火性上炎随心包之氣上行然日銳皆實係胆經之
穴仍欲依附木氣以生火氣耳 雷公曰請言心主之
經岐伯曰心主之經即包絡之府也又名膻中屬手厥
陰者以其代君出治為心君之相臣：乃陰象故屬陰
然奉君令以出治有不敢少安于頃刻故其性又急與
肝木之性正相同亦以厥陰名之因其難順而易逆也
夫心之脈出于心之本宮心包絡之脈出于胸中包絡
在心之外正在胸之中是脈出于胸中者正其脈屬於
包絡之本宮也各臟腑脈出于外心與包絡脈出于中

是二經較各臟腑最尊也夫腎系交于心包絡實與腎相接蓋心主之氣與腎宮命門之氣同氣相合故相親而不相離也由是下于膈歷絡三焦以三焦之腑氣與命門心主之氣彼此實未嘗異所以籠絡而相合為一有表裡之名實無表裡也其支者循胸中出脇抵腋循膈內行于太陰肺脾少陰心腎之中取肺腎之氣以生心液也入脈下臂入掌內又循中指以出其端其支者又由掌中循無名指以出其端與少陽三焦之脈相交會正顯其同氣相親表裡如一也夫心主與三焦兩經

也必統言其相合者蓋三焦無形借心主之氣相通于上中下之間故離心主無以見三焦之用所以必合而言之也 雷公曰請言胆經岐伯曰胆經屬足少陽者以胆之脉得春木初陽之氣而又下起于足故以足少陽名之然胆之脉雖起于足而實起目之銳眦接手少陽三焦之經也由目銳眦上抵頭角下耳循頸行手少陽之脉前至肩上交出手少陽之後以入缺盆之外無非助三焦之火氣也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之後雖旁出其支實亦仍顧三焦之脉也其

走者別自目外而下大迎合手少陽三焦抵于頰下；
頸復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膜膈心包絡以終于肝蓋心
包絡乃胆之子而肝乃胆之弟故相親而相近也第胆
雖肝之兄而附于肝實為肝之表而屬于胆肝胆兄弟
之分即表裡之別也胆分肝之氣則胆之汁始旺胆之
氣始張而後可以分氣于兩脇出氣衝統毛際而橫入
髀厭之中也其直者從缺盆下液循胸過季脇與前之
入髀厭者相合乃下循髀外行太陽；明之間欲竊水
土之氣以自養也出膝外廉下肘骨以直抵絕骨之端

下出外踝循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乃其直行之路也
其支者又別跗上入大指歧骨內出其端還貫入爪甲
出三毛以交于足厥陰之脉親肝木之氣以自旺蓋陽
得陰而生也 雷公曰請言膀胱之經岐伯曰膀胱之
經屬足太陽者蓋太陽為巨陽上應于日膀胱得日之
火氣下走于足猶太陽火光普照于地也其脉起目內
眦交手太陽小腸之經受其火氣也上額交巔至耳上
角皆火性之炎上也其直行者逆巔入絡腦還出別下
項循肩膊內挾脊兩旁下行抵于腰入循脊絡腎蓋膀

膀胱為腎之表故系連于腎通腎中命門之氣取其氣以
歸膀胱之中始能氣化而出小便也雖氣出于腎經而
其系要不可不屬之膀胱也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以
貫臀入臍中而止亦借腎氣下達之也其支者從臍內
別行下貫脾腎下歷尻臀化小便通陰之器而下出也
過髀樞循髀外下合臍中下貫于兩端內出外踝之後
循京骨至小指外側交于足少陰之腎經亦取腎之氣
可由下而升以上化其水也 雷公曰請言小腸之經
岐伯曰小腸之經屬手太陽者以脉起于手之小指又

得心火之氣而名之也夫心火屬少陰得心火之氣宜稱陰矣然而心火居于內者為陰發于外者為陽小腸為心之表也故稱陽而不稱陰且其性原屬陽得太陽之日氣故亦以太陽名之其脉上腕出踝循臂出肘循臑行手陽明少陽之外與太陽胆氣相通欲得金氣自寒欲得木氣自生也交肩上入缺盆循肩向腋下行當臆中而終于心合君相二火之氣也循咽下膈以抵于胃雖火能生胃而小腸主出不主生何以抵胃蓋受胃之氣運化精微而生糟粕猶之生胃也故接胃之氣下

行壬脉之外以自歸于小腸之正宮非小腸之屬而誰
屬乎其支者逆缺盆循頸頰上至目銳眦皆入于耳中此
亦火性炎上欲趨竅而出也其支者別循頰上頰抵鼻
至目內眦斜絡于顴以交足太陽膀胱之經蓋陽以趨
陽之應也 雷公曰請言大腸之經岐伯曰大腸之經
名為手陽明者以大腸職司傳化有顯明昭著之意陽
之象也夫大腸屬金宜為陰象不屬陰而屬陽者因其
主出而不主藏也起于手大指次指之端故亦以手名
之循指而入于臂入肘上臑上肩下入缺盆而絡于肺

以肺之氣能包舉大腸而大腸之系亦上終于肺也大
腸得肺氣而易于傳化故其氣不能久留于膈中而系
亦下膈直趨大腸以安其傳化之職夫大腸之能開能
闔腎主之是大腸之氣化宜通于腎何以大腸之系絕
不與腎會乎不知肺金之氣即腎中水火之氣也腎之
氣必來于肺中而肺中之氣既降于大腸之內則腎之
氣安有不入于大腸之中者乎不必更有系通腎而後
得其水火之氣始能傳化而開闔之也其支者從缺盆
上頸貫頰入下齒縫中還出夾兩口吻交于唇中之左

右主扶鼻孔正顯其得肺腎之氣隨肺腎之脈而上升之徵也

陳遠公曰十二經脈各說得詳盡不必逐段論之

包絡配腑篇

天老問于岐伯曰天有六氣化生地之五行地有五行
化生人之五臟有五臟之陰即宜有五腑之陽矣何以
臟止五腑有七也岐伯曰心包絡腑也性屬陰故與臟
氣相同所以分配六腑也天老曰心包絡既分配腑矣
是心包絡即臟也何不名臟而必別之為腑耶岐伯曰
心包絡非臟也天老曰非臟列于臟中毋乃不可乎岐
伯曰臟稱五不稱六是不以臟予包絡也腑稱六不稱
七是不以腑名包絡也天老曰心包絡非臟非腑何以

與三焦相合乎岐伯曰包絡與三焦為表裡二經皆有
名無形五臟有形與形相合包絡無形故與無形相合
也天老曰三焦為孤臟既名為臟豈合于包絡乎岐伯
曰三焦雖亦稱臟然孤而寡合仍是腑非臟也合包絡
之氣實無可依天然配合非勉強附會也天老曰善○
雷公曰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胆脾合胃腎合膀胱
此天合也三焦與心包絡相合恐非天合矣岐伯曰包
絡非臟而與三焦合者包絡裡三焦表也雷公曰三焦
腑也何分表裡乎岐伯曰三焦之氣本與腎親：腎不

合腎者以腎有水氣也故不合腎而合于包絡耳雷公
曰包絡之火氣出于腎三焦取火于腎不勝取火于包
絡乎岐伯曰膀胱與腎為表裡則腎之火氣必親膀胱
而踈三焦矣包絡得腎之火氣自成其腑代心宣化雖
腑猶臟也包絡無他腑之附得三焦之依而更親是以
三焦樂為表包絡亦自安于裡孤者不孤自合者永合
也雷公曰善應龍問曰包絡腑也三焦亦自成腑何以
為包絡之使乎岐伯曰包絡即膻中也為心膜膻近于
心宮遮護君主其位最親其權最重故三焦奉令不敢

後也應龍曰包絡代心宣化宜各臟腑皆奉令矣何獨
使三焦乎岐伯曰各腑皆有表裡故不聽包絡之使惟
三焦無臟為表裡故包絡可以使之應龍曰三焦何樂
為包絡使乎岐伯曰包絡代心出治腑與臟同三焦聽
使于包絡猶聽使于心故包絡為裡三焦為表豈勉強
附會哉應龍曰善

陳士鐸曰包絡之合三焦非無因之合也包絡之使
三焦因其合而使之也然合者仍合於心耳非包絡
之司為合也

胆腑命名篇三卷

胡孔甲問于岐伯曰大腸者白腸也小腸者赤腸也胆
非腸何謂青腸乎岐伯曰膽貯青汁有入無出然非腸
何能通而貯之乎故亦以腸名之青者木之色胆屬木
其色青故又名青腸也胡孔甲曰十一臟取決于胆是
腑亦有臟名矣何臟分五而腑分七也岐伯曰十一臟
取決于胆乃省文耳非腑可名臟也孔甲曰胆既名為
臟而十一臟取決之固何所取之乎岐天師曰胆司滲
凡十一臟之氣得胆氣滲之則分清化濁有奇功焉孔

甲曰胆有入無出是滲主入而不主出也何能化濁乎
岐伯曰清滲入則濁自化濁自化而清亦化矣孔甲曰
清滲入而能化是滲入而仍滲出矣岐伯曰膽為清淨
之府滲入者清氣也遇清氣之臟腑亦以清氣應之應
即滲之機矣然終非滲也孔甲曰臟腑皆取決于胆何
臟腑受胆之滲乎岐伯曰大小腸膀胱皆受之而膀胱
獨多焉雖然膀胱分胆之滲而胆之氣虛矣胆虛則胆
得滲之禍矣故胆旺則滲益胆虛則滲損孔甲曰胆滲
何氣則受損乎岐伯曰酒熱之氣胆之所畏也過多則

滲失所司胆受損矣非毒結于腦則涕流于鼻也孔甲
曰何以治之岐伯曰刺胆絡之穴則病可已也孔甲曰
善

陳士鐸曰胆主滲十二臟皆取決于胆者正決於滲
也胆不能滲又何取決乎

任督死生篇

雷公問曰十二經脈之外有任督二脈何畧而不言也岐伯曰二經之脈不可畧也以二經散見于各經故言十二經脈而二經已統會于中矣雷公曰試分言之岐伯曰任脈行胸之前督脈行背之後也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裡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皆此任脈之經絡也督脈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在溺孔之際其絡循陰器合纂間統纂後即前後二陰之間也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

陰上肢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上額交
巔上入絡腦至鼻柱還出別下項循肩膊俠脊抵腰中
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其少腹直
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順環唇上繫兩目之下
中央此督脈之經絡也雖督脈止于齒交任脈止于承
漿其實二陰同起于會陰止于齒交者未嘗不遇承漿
止于承漿者未嘗不遇齒交行于前者亦行于後行于
後者亦行于前循環周流彼此無間故任督分之為二
合之仍一也夫會陰者至陰之所也任脈由陽行于陰

故脉名陰海督脉由陰行于陽故脉名陽海非腧穴
為陽海承漿穴為陰海也陰交陽而陰氣生陽交陰而
陽氣生任督交而陰陽自長不如海之難量乎故以海
名之雷公曰二經之脉絡予已知之矣請問其受病何
如岐伯曰二經氣行則十二經之氣通二經氣閉則十
二經之氣塞男則成疝女則成瘕非遺溺即脊強也雷
公曰病止此乎岐伯曰腎之氣必假道于任督二經氣
閉則腎氣塞矣女不受妊男不射精人道絕矣然則任
督二經之脉絡即人死生之道路也雷公曰神哉論也

請載外經以補內經未備

陳士鐸曰任督之路實人生死之途說得精好入神

陰陽二蹻篇

司馬問曰奇經八脉中有陰蹻陽蹻之脉可得聞乎岐
伯曰內經言之矣司馬曰內經言之治病未驗或有未
全欤岐伯曰內經約言之實未全也陰蹻脉足少陰腎
經之別脉也起于然骨之照海穴出內踝上又直上之
循陰股以入于陰上循胸裡入于缺盆上出人迎之前
入于目下鳩屬于目眥之睛明穴合足太陽膀胱之陽
蹻而上行此陰蹻之脉也陽蹻脉足太陽膀胱之別脉
也亦起于然骨之下申脉穴出外踝下循僕參却于附

陽與足少陽會于居髎又與手陽明會于肩髃及巨骨
又與手太陽、維會于臑俞與手足陽明會于地倉及
巨髃與任脉足陽明會于承泣合足少陰腎經之陰蹻
下行此陽蹻之脉也然而蹻脉之起止陽始于膀胱而
止于腎陰始于腎而止于膀胱此男子同然也若女子
微有異男之陰蹻起于然骨女之陰蹻起于陰股男之
陽蹻起于申脉女之陽蹻起于僕參知同而治同知異
而療異則陽蹻之病不至陰緩陽急陰蹻之病不至陽
緩陰急何不驗乎司馬公曰今而後陰陽二蹻之脉昭

然矣

陳士鐸曰二躋之脉分諸男女內經微別人宜知之
不可草々看過

奇恒篇

奢龍問于岐伯曰奇恒之腑與五臟並主藏精皆可名
臟乎岐伯曰然奢龍曰腦髓骨脉胆女子胞既謂奇恒
之腑不宜又名臟矣岐伯曰腑謂臟者以其能藏陰也
陰者即腎中之真水也真水者腎精也精中有氣而腦
髓骨脉胆女子胞皆能藏之故可名腑亦可名臟也奢
龍曰修真之士何必留心于此乎岐伯曰人欲長生必
知斯六義而後可以養精氣結聖胎者也奢龍曰女子
有胞以結胎男子無胞何以結之岐伯曰女孕男不任

故胞屬之女子而男子未嘗無胞也男子有胞而後可
以養胎息故修真之士必知斯六者至要者則胞與腦
也腦為泥丸即上丹田也胞為神室即下丹田也骨藏
髓髓藏血髓藏氣腦藏精氣血精髓盡升泥丸下降于
舌由舌下華池由華池下廉泉玉英通于膽下貫神室
世人多慾故血耗氣散髓竭精亡也苟知藏而不洩即
返還之道也奢龍曰六者宜藏何道而使之藏乎岐伯
曰廣成子有言世搖精世勞形世思慮營々非不瀉之
謂乎奢龍曰命之矣

陳士鐸曰腦髓骨脉胆女子胞非臟也非臟而以臟
名之以其能藏也能藏故以臟名之人可失諸藏乎

小絡篇

應龍問于岐伯曰膜原與肌腠有分乎岐伯曰二者下同也應龍曰請問不同岐伯曰肌腠在膜原之外也應龍曰肌腠有脉乎岐伯曰肌腠膜原皆有脉也其所以分者正分于其脉耳肌腠之脉外連于膜原膜原之脉內連于肌腠應龍曰二脉乃表裡也有病何以分之岐伯曰外引小絡痛者邪在肌腠也內引小絡痛者邪在膜原也應龍曰小絡又在何所岐伯曰小絡在膜原之間也

陳士鐸曰小絡一篇本無深文脩載諸此以小絡異
于膜原耳知膜原之異即知肌腠之異也

肺金篇

少師問曰肺金也脾胃土也土宜生金有時不能生金者謂何岐伯曰脾胃土旺而肺金強脾胃土衰而肺金弱又何疑乎然而脾胃之氣太旺反非肺金所喜者由于土中火氣之過盛也土為肺金之母火為肺金之賊生變為剋焉乎宜乎少師曰金畏火剋宜避火矣何又親火乎岐伯曰肺近火則金氣之柔者必銷矣然肺離火則金氣之頑者必折矣所貴微火以通薰肺也故土中無火不能生肺金之氣而土中多火亦不能生肺金

之氣也所以烈火為肺之所畏微火為肺之所喜少師
公曰善請問金木之生剋岐伯曰肺金制肝木之旺理
也而肝中火盛則金受火炎肺失清肅之令矣避火不
暇敢制肝木乎即木氣空虛已不畏肺金之刑况金受
火制則肺金之氣必衰肝木之火愈旺勢必橫行無忌
侵伐脾胃之土所謂欺子弱而凌母強也肺之母家受
敵禦木賊之強橫奚能顧金子之困窮肺失化源益加
弱矣肺弱歎其下生腎水難矣水無金生則水不能制
火毋論上焦之火焚燒而中焦之火亦隨之更熾甚且

下焦之火亦挾水沸騰矣少師曰何肺金之召火也岐伯曰肺金嬌臟也位居各臟腑之上火性上炎不發則已發則諸火應之此肺金之所以獨受厥害也少師曰肺為嬌臟曷禁諸火之威逼乎金破不鳴斷難免矣何以自免于禍乎岐伯曰仍賴腎子之水以救之是以肺腎相親更倍于土金之相愛以土生金而金難生土肺生腎而腎能生肺晝夜之間肺腎之氣實彼此往來兩相通而兩相益也少師曰金得水以解炎散聞命矣然金有時而不畏火者何謂乎岐伯曰此論其變也少師

曰請盡言之岐伯曰火燥金者烈火也火氣自微何以
燥金非惟不畏火且侮火矣火難制金則金氣日旺肺
成頑金過剛而不可犯于是肅殺之氣必來伐木肝受
金刑力難生火之勢轉衰變為寒火矣足畏乎然而火
遇寒無溫氣以生土之又何以生金久之火寒而金亦
寒矣少師曰善請問金化為水而水不生木者又何謂
乎岐伯曰水不生木豈金反生木乎水不生木者金受
火融之水也真水生木而融化之水剋木矣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肺不燥不成頑金肺過濕不成柔金以肺

中有火也肺得火則金益肺失火則金損故金中不可無火亦不可有火也水火不旺金反得其宜也總不可使金之過旺耳

肝木篇

少師曰肝屬木，非水不養故腎為肝之母也腎衰則木不旺矣是肝木之虛皆腎水之涸也然而肝木之虛不全責腎水之衰者何故岐伯曰此肝木自鬱也木喜疏泄遇風寒之邪拂抑之事肝輒氣鬱不舒肝鬱必下剋脾胃制土有力則木氣自傷勢必求濟腎水，生木而鬱氣未解反助剋土之橫土怒水助轉來剋水肝不受腎之益腎且得土之損未有不受病者也腎既病矣自難滋肝木之枯肝無水養其鬱更甚鬱甚而剋土愈

力脾胃受傷氣難轉輸必求救于心火心火因肝木之
鬱金不顧心，失化源何能生脾胃之土乎于是憐土
子之受傷不敢咎肝母之過逆反嗔肺金不制肝木乃
出其火而剋肺，無土氣之生復有心火之剋則肺金
難以自存聽肝木之逆無能相制矣少師曰木無金制
宜木氣之舒矣何以仍鬱也岐伯曰木性曲直必得金
制有成今金弱木強則肝寡于畏任鬱之性以自肆土
無可剋水無可養火無可助于是木空受焚矣此木無
金制而愈鬱也所以治肝必解鬱為先鬱解而肝氣自

平何至剋土：無木剋則脾胃之氣自易升騰自必忘
剋腎水轉生肺金矣肺金得脾胃二土之氣則金氣自
旺令行清瀟腎水無匱乏之憂且金強制木：無過旺
肝氣平矣少師曰肝氣不平可以直折之乎岐伯曰肝
氣最惡者鬱也其次則惡不平不平之極即鬱之極也
故平肝尤尚解鬱少師曰其故何也岐伯曰肝氣不平
肝中之火過旺也肝火過旺由肝木之塞也外閉內焚
非燥土之氣即耗心之血矣夫火旺宜為心之所喜然
溫火生心烈火逼心所以火盛之極可暫用寒涼以瀉

肝火鬱之極宜兼用舒泄以平肝也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木不鬱則不損肝木之鬱即逆之、謂也
人能解鬱則木得其平矣何鬱之有

腎水篇

少師曰請問腎水之義岐伯曰腎屬水先天真水也水生於金故肺金為腎母然而肺不能竟生腎水也必得脾土之氣薰蒸肺始有生化之源少師曰土剋水者也何以生水岐伯曰土貪生金全忘剋水矣少師曰金生水而水養於金何也岐伯曰腎水非肺金不生肺金非腎水不潤蓋肺居上焦諸臟腑之火咸來相逼苟非腎水灌注則肺金立化矣所以二經子母最為閤切無時不交相生亦無時不交相養也是以補腎者必須益肺

補肺者必須潤腎始既濟而成功也少師曰腎得肺之
生即得肺之損又何以養各臟腑乎岐伯曰腎交肺而
肺滋生腎則腎有生化之源山下出泉涓涓正不竭也
腎既優渥乃分其水以生肝木之中本自藏火有水
則木且生心無水則火且焚木得水之濟則木能自
養矣木養于水木有和平之氣自不剋土而脾胃得遂
其升發之性則心火何至躁動乎自然水不畏火之炎
乃上潤而濟心矣少師曰水潤心固是水火之既濟但
恐人炎而水不來濟也岐伯曰水不潤心故木無水養

也木無水養肝必乾燥火蕪木焚燥盡脾胃之液肺金
救土之不能何暇生腎中之水、涸而肝益加燥腎無
瀝以養肝安得餘波以灌心乎肝木愈橫心火愈炎腎
水畏焚固不上濟于心此腎衰之故非所謂腎旺之時
也少師曰腎衰不能濟心獨心受其損乎岐伯曰心無
水養則心君不安乃遷其怒于肺金遂移其火以逼肺
矣肺金最畏火矣隨移其熱于腎而腎因水竭水中之
火正無所依得心火之相會翕然升木變出龍雷由下
焦而騰中焦由中焦而騰上焦有不可止遏之機矣是

五臟七腑均受其害寧獨心受損乎少師曰何火禍之
酷乎岐伯曰非火多為害乃水少為災也五臟有臟火
七腑有腑火、到之所同氣相親故其勢易旺所異者
水以濟之也而水止腎臟之獨有且水中又有火也水
之不足妄燄火之有餘此腎臟所以有補無瀉也少師
曰各臟腑皆取資于水宜愛水而畏火矣何以多助火
以增焰乎岐伯曰水少火多一見火發惟恐火之耗水
競來顧水誰知反害水乎此禍生于愛非惡水而愛火
也少師曰火多水少瀉南方之火非即補北方之水乎

岐伯曰水火又相根也無水則火烈無火則水寒火烈則陰虧也水寒則陽消也陰陽兩平必水火既濟矣火師曰火水既濟獨不畏土之侵犯乎岐伯曰土能剋水而土亦能生水也水得土以相生則土中出水始足以養肝木而潤各臟腑也第不宜過于生之則水勢汪洋亦能冲決堤岸水無土制變成洪水之逆流故水不畏土之剋也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五行得水則潤失水則損况取資多而分散少乎故水為五行之所竊不可不多也說得水之

有益有此可悟水矣

心火篇

少師曰心火君火也何故宜靜不宜動岐伯曰君主無
為心為君火安可有為乎君主有為非生民之福也所
以心靜則火息心動則火炎息則脾胃之土受其益炎
則脾胃之土受其災少師曰何謂也岐伯曰脾胃之土
喜溫火之養惡烈火之逼也溫火養則土有生氣而成
活土烈火逼則土有死氣而成焦土矣焦火何以生金
肺金乾燥必求濟于腎水而水不足以濟之也少師曰
腎水本濟心火者也何以救之無裨乎岐伯曰人身之

腎水原非有餘況見心火之太旺雖濟火甚切獨不畏
火氣之燥乎故避火之炎不敢上升于心中也心無水
濟則心火更烈其剋肺益甚肺畏火刑必求援于腎子
而腎子欲救援而無水又不忍肺母之凌燥不得不出
其腎中所有傾國以相助于是水火兩騰升于上焦而
與心相戰心因無水以剋肺今見水不濟心火來助肺
欲取其水而轉與火相合則火勢更旺于是肺不受腎
水之益反得腎火之虐矣斯時肝經之木見肺金太弱
亦出火以焚心明助腎母以稱子實報肺仇而加刃也

少師曰何以解氣乎岐伯曰心火動極矣安其心而火可息也少師曰可用寒涼直折其火乎岐伯曰寒涼可暫用不可久用也暫用則火化為水久用則水變為火也少師曰斯人何故歟岐伯曰心火必得腎水以濟之也滋腎安心則心火永靜舍腎安心則心火仍動矣少師曰凡水火未有不相剋也而心腎水火相交而相濟乎岐伯曰水不同耳腎中邪水最剋心火腎中真水最養心火心中之液即腎內真水也腎之真水旺而心火安腎之真水衰而心火沸是以心腎交而水火既濟

心腎開而水火未濟也少師曰心在上腎在下地位懸殊何彼此樂交無間乎岐伯曰心腎之交雖胞胎導之實肝木介之也肝木氣通腎無阻隔肝木氣鬱心腎即閉塞也少師曰然則肝木又何以養之岐伯曰腎水為肝木之母補腎即所以通肝木非水不旺火非木不生欲心液之不枯必肝血之常足欲肝血之不乏必腎水之常盈補肝木要不外補腎水也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心火君火也君心為有形之火可以水折不若腎中之火為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可以水養

知火之有形無形而虛火實火可明矣

脾土篇 四卷

少師問曰脾為濕土：生于火是火為脾土之父母乎
岐伯曰脾土之父母不止一火也心經之君火包絡三
焦命門之相火皆生之然而君火之生脾土甚疎相火
之生脾土甚切而相火之中命門之火尤為最親少師
曰其故何欤岐伯曰命門盛衰即脾土盛衰命門生絕
即脾土生絕也蓋命門為脾土之父母實關死生非若
他火之可旺可微可有可無也少師曰命門火過旺多
非脾土之宜又何故乎岐伯曰火少則土濕無發生之

機火多則土乾有燥裂之害蓋脾為濕土，中有水命門者水中之火也火藏水中則火為既濟之火自無亢焚之禍與脾土相宜故火盛亦盛火衰亦衰火生則生火絕則絕也若火過于旺是火勝于水矣水不足以濟火乃未濟之火也火似旺而實衰假旺而非真旺也與脾土不相宜耳非惟不能生脾轉能耗土之生氣脾土無生氣則赤地乾枯欲化精微以潤各臟腑難矣且火氣上炎與三焦包絡之火直冲而上與心火相合火愈旺而土愈耗不成為焦火得乎少師曰焦土能生肺金

乎岐伯曰肺金非土不生今土成焦土中鮮潤澤之氣何以生金哉且不特不生金也更且嫁禍于肺矣蓋肺乏土氣之生又多火氣之逼金弱木強必至之勢也木強凌土而土敗更難生金肺金絕而腎水亦絕也水絕則木無以養木枯自焚益添火焰土愈加燥矣少師曰治何經以救之岐伯曰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補水則火自息然而徒補水則水不易生補肺金之氣則水有化源不患乎無本也腎得水以制火則水火相濟火無偏旺之害此治法之必先補水也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脾土與胃土不同生脾土與胃土生不同
雖生土在於火也然火各異生脾土必須於心生胃
土必須於包絡心為君火包絡為相火也二火斷須
補腎以水能生火耳

胃土篇

少師問曰脾胃皆土也有所分乎岐伯曰脾陰土也胃陽土也陰土逢火則生陽土必生于君火君火者心火也少師曰土生于火、來生土兩相親也豈胃土遇三焦命門之相火辭之不受乎岐伯曰相火與胃不相合也故相火得之而燔不若君火得之而樂也少師曰心包亦是相火何與胃親乎岐伯曰心包絡代君火以司令者也故心包相火即與君火無異此胃土之所以相親也少師曰心包代心之職胃土取資心包無異取資

心火矣但二火生胃土則受益二火助胃火則受禍者何也岐伯曰胃土衰則喜火之生胃火盛則惡火之助也少師曰此又何故歟岐伯曰胃陽土宜弱不宜強少師曰何以不宜強也岐伯曰胃多氣多血之府其火易動：則燎原而不可制不特燥肺以殺子且焚心以害母矣且火之盛者水之涸也火沸上騰必至有焚林竭澤之虞燥腎水燒肝木其能免乎少師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火盛必濟之水然水非外水也外水可暫救以止炎非常治之法也必大滋其內水之匱內水者腎水也

然而火盛之時滋腎之水不能瀉胃之火以火旺不易
滅水衰難聚生也少師曰又將奈何岐伯曰救焚之法
先瀉胃火後以水濟之少師曰五臟六腑皆藉胃氣為
生瀉胃火不損各臟腑乎吾恐水未生腎先絕矣岐伯
曰火不息則土不安先息火後濟水則甘霖優渥土氣
升騰自易發生萬物此瀉胃正所以救胃是瀉火非瀉
土也胃土有生機各臟腑豈有死法乎此救胃又所以
救腎并救各臟腑也少師曰胃氣安寧肝木來剋奈何
岐伯曰肝木剋胃亦因肝木之燥也木燥則肝氣不平

矣不平則木鬱不伸上剋胃土：氣自無生發之機故調胃之法以平肝為重肝氣平矣又以補水為急水旺而木不再鬱也惟是水不易旺仍須補肺金旺則生水水可養木金旺則制木：不剋土胃有不得其生發之性者乎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胃土以養水為主養水者助胃也胃中有水則胃火不沸故補腎正所以益胃也可見胃火之盛由於腎水之衰補腎水正補胃土也故胃火可殺胃火宜培不可素也

包絡火篇

少師曰心包之火無異心火其生剋同乎岐伯曰言同則同言異則異心火生胃心包之火不止生胃也心火剋肺心包之火不止剋肺也少師曰何謂也岐伯曰心包之火生胃亦能死胃、土衰得心包之火而土生胃火盛得心包之火而土敗土母既敗肺金之子何能生乎少師曰同一大也何生剋之異岐伯曰心火陽火也其勢急而可避心包之火陰火也其勢緩而可親故心火之剋肺一時之刑心包之剋肺實以遠之害、生于

刑者勢急而患未大害生于恩者勢緩而患漸深也少
師曰可救乎岐伯曰亦在制火之有餘而已少師曰制
之柰何岐伯曰心包陰火竊心之陽氣以自養不必得
腎之陰氣以自存心欲溫腎腎欲潤心皆先交心包以
通之使腎水少衰心又分其水氣腎且供心火之不足
安能分餘惠以慰心包心包乾涸毋怪其害胃土也補
腎水之枯則水足灌心而仇液即足注心包而化津此
不救胃正所以救胃也少師曰包絡之火可瀉乎岐伯
曰胃土通旺必瀉心包之火然心包之火可暫瀉而不

可以瀉也。心包逼近于心，瀉心包絡則心火不寧矣。少師曰：然則柰何？岐天師曰：肝經之木，心包絡之母也。瀉肝則心包絡之火必衰矣。少師曰：肝亦心之母也。瀉肝而心火不寒乎？岐天師曰：暫瀉肝則心包絡損其焰而不至于害心，即久瀉肝則心君減其炎亦不至于害心。包絡猶豚子，直瀉心包絡也。少師曰：誠若師言，瀉肝經之木可救急而不可圖緩，請問善後之法。岐伯曰：水旺則火衰，既濟之道也。安能舍補腎水別求瀉火哉？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心包絡之火為相火，相火宜補不宜瀉也。宜

補而用瀉必害心色矣

三焦火篇

少師曰三焦無形其火安生乎岐伯曰三焦稱腑虛腑也無腑而稱腑有隨寓為家之義故逢木則生逢火則旺即逢金逢土亦不相仇而相得總欲竊各臟腑之氣以自旺也少師曰三焦耗臟腑之氣宜為各臟腑之所絕矣何以反親之也岐伯曰各臟腑之氣非三焦不能通達上下故樂其來親而益之以氣即有偷竊亦安焉而不問也少師曰各臟腑樂與三焦相親然三焦樂與何臟腑為更親乎岐伯曰最親者胆木也胆與肝為表

裡是肝胆為三焦之母即三焦之家也無家而寄生于
母家不無府而有府乎然而三焦之性喜動惡靜上下
同流不樂安居于母宅又不可謂肝胆之宮竟是三焦
之府也少師曰三焦火也火必畏水何故與水親乎岐
伯曰三焦之火最善制水非親水而喜入于水也蓋水
無火氣之溫則水成寒水矣寒水何以化物故腎中之
水得三焦之火而生膀胱之水得三焦之火而化火與
水合實有既濟之歡也但恐火過于熱制水太甚水不
得益而得損必有乾燥之苦也少師曰然則何以治之

岐伯曰瀉火而水自流也少師曰三焦無腑瀉三焦之火何從而瀉之岐伯曰視助火之臟腑以瀉之即所以瀉三焦也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三焦之火附於臟腑臟腑旺而三焦旺臟腑衰而三焦衰故助三焦在於助各臟腑也瀉三焦火可置臟腑於不問乎然則三焦盛衰全在裡腑也

膽木篇

少師曰膽寄于肝而木必生于水腎水之生肝即是生
胆矣豈另來生胆乎岐伯曰腎水生木必先生肝也即
分其水以生胆然肝與胆皆腎子也腎豈有疎于胆者
乎惟胆與肝為表裡實手足相親無彼此之分也故腎
水旺而肝胆同旺腎水衰而肝胆同衰非僅肝血旺而
胆汁盈肝血衰而胆汁衰也少師曰然亦有腎水下衰
胆氣自病者何也岐伯曰胆之汁主藏胆之氣主泄故
喜通不喜塞也而胆氣又最易塞一遇外寒胆氣不通

矣一遇內鬱胆氣不通矣。單補腎水不舒膽木則水中
之火不能外泄勢必下剋脾胃之土。木土交戰多致胆
氣不平非助火以刑肺必耗水以虧肝。于是胆鬱肝亦
鬱矣。肝胆交鬱其塞益甚故必以解鬱為先不可徒補
腎水也。少師曰肝胆同鬱將獨解胆木之塞乎。岐伯曰
鬱同而解鬱為可異哉。胆鬱而肝亦鬱肝舒而膽亦舒
舒胆之後濟之補水則水陰木以敷榮木得水而調達
既不絕肝之血有不生心之液者乎。自此三焦得木氣
以為根即包絡亦得胆氣以為助。十二經無不取決于

胆也何憂匱乏哉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肝胆同為表裡肝盛則胆盛肝衰則胆衰
所以治胆以治肝為先肝易于鬱而胆之易鬱又寧
與胆殊乎故治胆必治肝也

膀胱水篇

少師曰水屬陰膀胱之水謂之陽水何也岐伯曰膀胱之水，中藏火也膀胱無火水不化故以陽水名之膀胱腑中本無火也恃心腎二臟之火相通化水，始可藏而亦可泄夫火屬陽膀胱既通火氣則陰變為陽矣少師曰膀胱通心腎之火然親于腎而疎于心也心火屬陽膀胱亦屬陽，不與陽親何也岐伯曰膀胱與腎為表裡最為閏切故腎親于膀胱而膀胱亦不能疎于腎也心不與膀胱相合毋怪膀胱之疎心矣然心雖不

合于膀胱而心實與小腸為表裡小腸與膀胱正相通也心合小腸不得不合膀胱矣是心與膀胱其迹若遠而實近也少師曰然則膀胱親于心而踈于腎乎岐伯曰膀胱陽水也喜通陰火而不喜通陽火似心火來親未必得之化水然而腎火不通心火則陰陽不交膀胱之陽火正難化也少師曰此又何故欽岐伯曰心火下交于腎則心包三焦之火齊來相濟助胃以化膀胱之水倘心不交腎心包三焦之火各奉心火以上炎何敢下降以和通于腎既不下降教代君以化水乎少師曰

君火無為相火有為君火不下降包絡相火正可代君
出治何以心火不交相火亦不降乎岐伯曰君臣一德
而天下治君火交而相火降則膀胱得火而水化君火
離而相火降則膀胱得火而水乾雖君火恃相火而行
亦相火必藉君火而治腎得心火之交又得包絡之降
陰陽合為一性竟不能分腎為陰心為陽矣少師曰心
腎之離合膀胱之得失如此乎岐伯曰膀胱可寒而不
可過寒可熱而不可過熱過寒則遺過熱則閉皆心腎
不交之故也此水火所以重既濟耳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膀胱本為水臟然水中藏火無水不交無
火亦不交也故心腎二腑皆通於膀胱之臟膀胱不
通又何交乎交心腎正藏水火也

大腸金篇

少師曰金能生水大腸屬金亦能生水乎岐伯曰大腸之金陽金也不能生水且藉水以相生少師曰水何能生金哉岐伯曰水不生金而能養金養即生也少師曰人身火多于水安得水以養大腸乎岐伯曰大腸離水實無以養而水苦無多所冀者脾土生金轉輸精液庶無乾燥之虞而後以腎水潤之便慶濡澤耳是水土俱為大腸之父母也少師曰土生金而大腸益燥何也岐伯曰土柔而大腸潤土剛而大腸燥矣少師曰土剛何

以燥也岐伯曰土剛者因火旺而剛也土剛而生金更甚然未免同火俱生金喜土而畏火雖生而實剋矣安得不燥哉少師曰水潤金也又善蕩金者何故歟岐伯曰大腸得真水而養得邪水而蕩也邪正不兩立勢必相遇而相爭邪旺而正不能敵則沖激澎湃傾腸而瀉矣故大腸尤宜防水防水者防外來之水非防内存之水也少師曰人非水火不生人日飲水何以防之岐伯曰防水何若培土乎土旺足以制水土旺自能生金制水不害邪水之侵生金無愁真水之涸自必火靜而金

安可傳導而變化也少師曰大腸無火往、有傳導變化而不能者又何故歟岐伯曰大腸惡火又最喜火也惡火者惡陽火也喜火者喜陰火也陰火不同而腎中之陰火尤其所喜、火者喜其火中之有水也少師曰腎火雖水中之火然而剋金何以喜之岐伯曰肺腎子母也氣無時不通肺與大腸為表裡腎氣生肺即生大腸矣大腸得腎中水火之氣始得司其開闔也倘水火不入于大腸開闔無權何以傳導變化乎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大腸無水火何以開闔開闔既難何以傳

導變化乎可悟大腸必須於水火也大腸無水火之
真印邪來犯之故防邪仍宜潤正耳

小腸火篇

少師曰小腸屬火乎屬水乎岐伯曰小腸與心為表裡與心同氣屬火無疑其體則為水之路故小腸又屬水也少師曰然則小腸居水火之間乃不陰不陽之腑乎岐伯曰小腸屬陽不屬陰也兼屬之水者以其能導水也水無火不化小腸有火故能化水、不化火而火且化水是小腸屬火明矣惟小腸之火代心君以變化心即分其火氣以與小腸始得導水以滲入于膀胱然有心之火氣無腎之水氣則心腎不交水火不合水不能

遽滲于膀胱矣少師曰斯又何故乎岐伯曰膀胱水腑也
也得火而化亦必得水而親小腸之火欲通膀胱必得
腎中真水之氣以相引而後心腎會而水火濟可滲入
亦可傳出也少師曰小腸為受盛之官既容水穀安在
腸內無水必藉腎水之通膀胱乎岐伯曰真水則存而
不泄邪水則走而不守也小腸得腎之真水故能化水
穀而分清濁不隨水穀俱出也此小腸所以必資于腎
氣耳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小腸之火有水以濟之故火不上焚而水

始下降也火不上焚者有水以引之也水不下降者
有火以升之也有升有引皆既濟之道也

命門真火篇

少師曰命門居水火中屬水乎屬火乎岐伯曰命門火也無形有氣居兩腎之間能生水而亦藏于水也少師曰藏于水以生水何也岐伯曰火非水不藏無水則火沸矣水非火不生無火則水絕矣水與火蓋兩相生而兩相藏也少師曰命門之火既與兩腎相親宜與各臟腑踈矣岐伯曰命門為十二經之主不止腎恃之為根各臟腑無不相合也少師曰十二經皆有火也何藉命門之生乎岐伯曰十二經之火皆後天之火也後天之

火非先天之火不化十二經之火得命門先天之火則生，不息而後可轉輸運動變化于無窮此十二經所以皆仰望于命門各倚之為根也少師曰命門之火氣甚微十二經皆來取資盡為分給不虞匱乏乎岐伯曰命門居水火中水火相濟取之正無窮也少師曰水火非出于腎乎岐伯曰命門水火雖不全属于腎亦不全離乎腎也蓋各經之水火均屬後天獨腎中水火則屬先天也後天火易旺先天火易衰故命門火微必須補火而補火必須補腎又必兼水火補之正以命門之火

可旺而不可過旺也火之過旺水之過衰也水衰不能
濟火則火無所制必焚沸于十二經不受益而受損矣
故補火必須于水中補之水中補火則命門與兩腎有
既濟之歡分布于十二經亦無未濟之害也少師曰命
門之係人生死甚重內經何以遺之岐伯曰未嘗遺也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所謂主者正指命門也七節之旁
有小心小心者亦指命門也人特未悟耳少師曰命門
為主前人未言何也岐伯曰廣成子云窈々冥々其中
有神恍々惚々其中有氣亦指命門也誰謂前人勿道

哉且命門居于腎通于任督更與丹田神室相接存神于丹田所以溫命門也守氣于神室所以養命門也修仙之道無非溫養命門耳命門旺而十二經皆旺命門衰而十二經皆衰也命門生而氣生命門絕而氣絕矣

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命門為十二之主素問不明言者以主之難識耳然不明言者未嘗不顯言之也無如世人不悟耳經天師指示而命門絕而不絕矣秦火未焚之前何故修命門者少摠由于不善讀內經也

命門經主篇 五卷

雷公問于岐伯曰十二經各有一主、在何經岐伯曰
腎中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也雷公曰十二經最神
者心也宜心為主不宜以腎中之命門為主也岐伯曰
以心為主此主之所以不明也主在腎之中不在心之
內然而離心非主離腎亦非主也命門殆通心腎以為
主乎豈惟通心腎哉五臟七腑無不共相貫通也雷公
曰其共相貫通者何也岐伯曰人非火不生命門屬火
先天之火也十二經得命門之火始能生化雖十二經

來通于門命亦命門之火原能通之也雷公曰命門屬火宜與火相親何偏居于腎以親水氣耶岐伯曰腎火無形之火也腎水無形之水也有形之火水能剋之無形之火水能生之火剋于水者有形之水也火生于水者無形之水也然而無形之火偏能生無形之水故火不藏于火轉藏于水所謂一陽陷于二陰之間也人身先生命門而後生心、生肺、生脾、生肝、生腎相合而相生亦相剋而相生也十二經非命門不生正不可以生剋而拘視之也故心得命門而神明應物也肝

得命門而謀慮也膽得命門而決斷也胃得命門而受納也脾得命門而轉輸也肺得命門而治節也大腸得命門而傳導也小腸得命門而布化也腎得命門而作強也三焦得命門而決瀆也膀胱得命門而蓄洩也是十二經為主之官而命門為十二官之主有此主則十二官治無此主則十二官亡矣命門為主供十二官之取資其火易衰其火亦易旺然衰乃真衰旺乃假旺先天之火非先天之水不生水中補火則真衰者不衰矣火中補水則假旺者不旺矣見其衰補火而不濟之以水

則火益微見其旺瀉火而不濟之以水則火益熾雷公
曰何道之渺乎非天師又熟能知之

陳士鐸曰命門在心腎之中又何說之有無如世人
未知也此篇講得暢快非無主之文

五行生剋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余讀內經載五行甚詳其旨盡之乎
岐伯曰五行之理又何易窮哉雷公曰盡不盡言之岐
伯曰談天乎談地乎談人乎雷公曰請言人之五行岐
伯曰心肝脾肺腎配火木土金水非人身之五行乎雷
公曰請言其變岐伯曰變則又何能盡哉試言其生剋
生剋之變者生中剋也剋中生也生不全生也剋不全
剋也生畏剋而不敢生也剋畏生而不敢剋也雷公曰
何以見生中之剋乎岐伯曰腎生肝腎中無水，涸而

火騰矣肝木受焚腎何生乎肝生心肝中無水，燥而木焦矣心火無煙肝何生子心君火也包絡相火也二火無水時自炎也土不得火之生反得火之害矣脾生肺金也土中無水乾土何以生物鍊石流金不生金反剋金矣肺生腎水也金中無水死金何以出泉崩鑪飛汞不生水反剋水矣蓋五行多水則不生五行無水亦不生也雷公曰何以見剋中之生乎岐伯曰肝剋土，得木以疏通則土有生氣矣脾剋水，得土而畜積則土有生氣矣腎剋火，得水以相濟則火有神光矣心剋金然

肺金必得心火以煅煉也肺剋木然肝木必得肺金以
斷削也非皆剋以生之乎 雷公曰請言生不全生岐
伯曰生不全生者專言腎水也各臟腑無不取資于腎
心得腎水而神明煥發也脾得腎水而精微化導也肺
得腎水而清肅下行也肝得腎水而謀慮決斷也七腑
亦無不得腎水而布化也然而取資多者分給必少矣
親于此者疎于彼厚于上者薄于下此生之所以難全
也 雷公曰請言剋不全剋岐伯曰剋不全剋者專言
腎火也腎火易動難靜易逆難順易上難下故一動則

無不動矣一逆則無不逆矣一上則無不上矣騰于心
躁煩矣入于脾乾涸矣升于肺喘嗽矣流于肝焚燒矣
冲擊于七腑燥渴矣雖然腎火乃雷火也亦龍火也龍
雷之火其性雖猛烈聚則力專分則勢散無乎不烈反
無乎全剋矣雷公曰生畏剋而不敢生者若何岐伯
曰肝木生心火也而肺金太旺肝畏肺剋不敢生心則
心氣轉弱金剋肝木矣心火生胃土也而腎火太旺不
敢生胃則胃氣更虛水侵胃土矣心包之火生脾土也
而腎水過泛不敢生脾則脾氣加困水欺脾土矣脾胃

之土生肺金也而肝木過剛脾胃畏肝不敢生肺則肺
氣愈損木侮脾胃矣肺金生腎水也而心火過炎肺畏
心剋不敢生腎則腎氣益枯火刑肺金矣腎水生肝木
也而脾胃過燥腎畏脾胃之土不敢生肝則肝氣更凋
土制腎水矣雷公曰何法以制之乎岐伯曰制剋以遂
其生則生不畏剋助生而忘其剋則剋即為生雷公曰
善剋畏生而不敢剋者又若何岐伯曰肝木之盛由于
腎水之旺也木旺而肺氣自衰柔金安能剋剛木乎脾
胃土盛由于心火之旺也土壯而肝氣自弱僵木能剋

焦土乎腎水之盛由肺金之旺也水壯而脾土自微淺
土能剋湍水乎心火之盛由于肝木之旺也火旺而腎
氣必虛与水能剋烈火乎肺金之盛由于脾土之旺也金
盛而心氣自怯寒火能剋頑金乎雷公曰何法以制之
岐伯曰救其生不必制其剋則弱多為強因其剋反更
培其生則衰轉為盛雷公曰善

陳士鐸曰五行生剋本不可顛倒不可顛倒而顛倒
者言生剋之變也篇中專言其變而變不可窮矣當
細觀之

小心真主篇

為當問于岐伯曰物之生也生于陽物之成也成于陰
陽火也陰水也二者在身藏于何物乎岐伯曰大哉問
也陰陽有先後天之殊也後天之陰陽藏于各臟腑先
天之陰陽藏于命門為當曰命門何物也岐伯曰命門
者水火之源水者陰中之水也火者陰中之火也為當
曰水火均屬陰是命門藏陰不藏陽也其藏陽又何所
乎岐伯曰命門藏陰即藏陽也為當曰其藏陰即藏陽
之義何居岐伯曰陰中之水者真水也陰中之火者真

火也真火者真水之所生真水者真火之所生也水生
于火者火中有陽也火生于水者水中有陽也故命門
之火謂之原氣命門之水謂之原精。旺則體強氣壯
則形壯命門水火實藏陰陽所以為十二經之主也主
者即十二官之化源也命門之精氣盡則水火兩亡陰
陽間隔真息不調人病輒死矣為當曰陰陽有偏勝何
也岐伯曰陰勝者非陰盛也命門火微也陽勝者非陽
盛也命門水竭也為當曰陰勝在下陽勝在上者何也
岐伯曰陰勝于下者水竭其源則陰不歸陽矣陽勝于

上者火衰其本則陽不歸陰矣陽不歸陰則火炎于上而不降陰不歸陽則水沉于下而不升可見命門為水火之府也陰陽之宅也精氣之根也死生之寶也為當曰命門為十二官之主寄于何臟岐伯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小心即命門也為當曰鬲育之上中有父母非小心之謂歟岐伯曰鬲育之上中有父母者言三焦包絡也非言小心也小心在心之下腎之中

陳士鐸曰小心在心腎之中乃陰陽之中也陰無陽氣則火不生陽無陰氣則水不長世人錯認小心在

高育之上此命門：真主不明也誰知小心即命門
哉

水不剋火篇

大封司馬問于岐伯曰水剋火者也有飲水而火不
解者豈火不能制水乎岐伯曰人生于火養于水以養
火者先天之真水也水剋火者後天之邪水也飲水而
火熱不解者外水不能救內火也大封司馬曰余終不
解其義幸明示之岐伯曰天開于子地開于丑人生于
寅寅實有火也天地以陽氣為生以陰氣為殺陽即火
陰即水也然而火不同有形之火離火也無形之火乾
火也有形之火水之所剋無形之火水之所生飲水而

火不解者無形之火得有形之水而不相入也豈惟不能解且有激之而火熾者大封司馬曰然則水不可飲乎岐伯曰水可少飲以解燥不可暢飲以解氣大封司馬曰此何故乎岐伯曰無形之火旺則有形之火微無形之火衰則有形之火盛火得水反熾必多飲水也水多則無形之火因之益微矣無形之火微而有形之火愈增酷烈之勢此外水之所以不能救內火非水之不能剋火也大封司馬曰何以治之岐伯曰補先天無形之火則無形之火自息矣不可見其火熱飲水不解勸多

飲以速亡也

陳士鐸曰水分有形無形何疑於水哉永剋有形之火難剋無形之火故水不可飲也說得端然實理非泛然而論也

三關升降篇

巫咸問曰人身三關在何經乎岐伯曰三關者河車之關也上玉枕中腎脊下尾間巫咸曰三關何故關人生死乎岐伯曰關人生死故名曰關巫咸曰請問生死之義岐伯曰命門者水中火也水火之中實藏先天之氣脾胃之氣後天之氣也先天之氣不交于後天則先天之氣不長後天之氣不交于先天則後天之氣不化二氣必晝夜交而後生、不息也然而後天之氣必得先天之氣先交而後生而先天之氣必由下而上升降諸

脾胃以分散于各臟腑三關者先天之氣所行之徑道也氣旺則升降無礙氣衰則阻，則人病矣王咸曰氣衰安旺乎岐伯曰助命門之火益腎陰之水則氣自旺矣王咸曰善

陳士鐸曰人有三關故可生可死然生死實在先天不在後天也篇中講後天者逆死而生非愛生而惡死人能長守先天何惡先天之能死乎

表微論

奚仲問于岐伯曰天師陰陽別論中有陰結陽結之言
結在臟乎抑結在腑乎岐伯曰合臟腑言之也奚仲曰
臟陰腑陽陰結在臟陽結在腑乎岐伯曰陰結陽結者
言陰陽之氣結也合臟腑言之非陽結而陰不結陰結
而陽不結也陰陽之道彼此相根獨陽不結獨陰亦不
結也奚仲曰陰陽別論中又有剛與剛之言、臟乎言
腑乎岐伯曰專言臟腑也陽陰氣不和臟腑有通剛之
失而剛相遇陽遇旺陰不相接也奚仲曰臟之剛乎抑

腑之剛乎岐伯曰臟剛傳所則剛在臟也腑剛傳臟則剛在腑也奚仲曰陰陽別論中又有陰搏陽搏之言亦言臟腑乎岐伯曰陰搏陽搏者言十二經之脈非言臟腑也雖然十二臟腑之陰陽不和而後十二經脈始現陰陽之搏否則搏之象不現于脈也然則陰搏陽搏言脈而即言臟腑也奚仲曰善

陳士鐸曰陽結陰結陰搏陽搏俱講得微妙

呼吸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人氣之呼吸應天地之呼吸乎岐伯
曰天地人同之雷公曰心肺主呼腎肝主吸是呼出乃
心肺也吸入乃腎肝也何有時呼出不屬心肺而屬腎
肝吸入不屬腎肝而屬心肺乎岐伯曰一呼不再呼一
吸不再吸故呼中有吸吸中有呼也雷公曰請悉言之
岐伯曰呼出者陽氣之出也吸入者陰氣之入也故呼
應天而吸應地呼不再呼呼中有吸也吸不再吸吸中
有呼也故呼應天而亦應地吸應地而亦應天所以呼

出心也肺也從天言之也吸入腎也肝也從地言之也
呼出腎也肝也從地言之也吸入心也肺也從天言之
也蓋獨陽不生呼中有吸者陽中有陰也獨陰不長吸
中有呼者陰中有陽也天之氣不降則地之氣不升地
之氣不升則天之氣不降天之氣下降者即天之氣呼
出也地之氣上升者即地之氣吸入也故呼出心肺陽
氣也而腎肝陰氣輒隨陽而俱出矣吸入腎肝陰氣也
而心肺陽氣輒隨陰而俱入矣所以陰陽之氣雖有呼
吸而陰陽之根無間隔也呼吸之間雖有出入而陰陽

之本無兩岐也雷公曰善

陳士鐸曰呼中有吸、中有呼是一是二人可參天地也

脉動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手太陰肺足陽明胃足少陰腎三經之脉常動不休者何也岐伯曰脉之常動不休者不止肺胃腎也雷公曰何以見之岐伯曰四末陰陽之會者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曲徑也周流一身晝夜環轉氣無一息之止脉無一畧之停也肺胃腎脉獨動者勝于各臟腑耳非三經之氣獨動不休也夫氣之在脉也邪氣中之也有清氣中之有濁氣中之邪氣中之也清氣中在上濁氣中在下此皆客氣也是于脉中決于氣

口氣口虛補而實之氣口盛瀉而泄之雷公曰十二經
動脈之穴可悉舉之乎岐伯曰手厥陰心包經動脈在
手之勞宮也手太陰肺經動脈在手之大淵也手少陰
心經動脈在手之陰郤也足太陰脾經動脈在腹衝門
也足厥陰肝經動脈在足之太衝也足少陰腎經動脈
在足之太谿也手少陽三焦經動脈在面之和髎也手
太陽小腸經動脈在項之天窗也手陽明大腸經動脈
在手之陽谿也足太陽膀胱經動脈在足之委中也足
少陽胆經動脈在足之懸鐘也足陽明胃經動脈在足

之中陽也各經時動時止不若胃為六腑之原肺為五臟之主腎為十二經之海各常動不休也

陳士鐸曰講脈之動處俱有條理非無因之文也

瞳子散大篇

雲師問于岐伯曰目病瞳子散大者何也岐伯曰必得之內熱多飲也雲師曰世人好飲亦常耳未見瞳子皆散大也岐伯曰內熱者氣血之虛也氣血虛則精耗矣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瞳子尤精之所注也精注瞳子而目明精不注瞳子而目暗今瞳子散大則視物必無準矣雲師曰然往々視小為大也岐伯曰瞳子之系通于腦々熱則瞳子亦熱々極而瞳子散大矣夫瞳子之精神水也得腦氣之熱則水中無非火氣火欲爆

而光不收安得不散大乎雲師曰何火之虐乎岐伯曰
必飲火酒兼食辛熱之味也火酒大熱得辛熱之味以
助之則益熱矣且辛之氣散而火酒者氣酒也亦主散
况火酒至陽之味陽之味必升于頭而火熱之毒直歸
于腦中矣腦中之精最惡散而最易散也得火酒辛熱
之氣有隨入隨散者腦氣既散于中而瞳子散大應于
外矣彼氣血未虛者腦氣尚不至盡散也故瞳子亦無
散大之象然目則未有不昏者也雲師曰善

陳士鐸曰瞳子散大不止于酒大約腎水不足亦能

散大然水之不足乃火之有餘也益其陰而大降火
降而散大者不散大也不可悟火之虐乎必認作火
酒之一者尚非至理

診原篇 六卷

雷公問于岐伯曰五臟六腑各有原穴診之可以知病何也岐伯曰診脈不若診原也雷公曰何謂也岐伯曰原者脈氣之所注也切脈之法繁而難知切脈之法約而易識雷公曰請言切脈之法岐伯曰切脈之法不外陰陽氣來清者陽也氣來濁者陰也氣來浮者陽也氣來沉者陰也浮而無者陽將絕也沉而無者陰將絕也浮而清者陽氣之生也沉而清者陰氣之生也浮而濁者陰血之長也浮而清者陽血之長也以此診脈則生

死淺深如見矣

陳士鐸曰診原法不傳久矣天師之論真得其要也

精氣引血篇

力牧問于岐伯曰九竅出血何也岐伯曰血不歸經耳
力牧曰病可療乎岐伯曰療非難也引其血之歸經則
瘥矣力牧曰九竅出血臟腑之血皆出矣難療而曰易
療者何也岐伯曰血失一經者重血失衆經者輕失一
經者傷臟腑也失衆經者傷經絡也力牧曰血已出矣
何引而歸之岐伯曰補氣以引之補精以引之也力牧
曰氣虛則血難攝補氣攝血則余已知之矣補精引血
余實未知也岐伯曰血之妄行由腎火之亂動也腎火

亂動由腎水之大衰也血得腎火而有所歸亦必得腎水以濟之也夫腎水腎火如夫婦之不可離也腎水旺而腎火自歸腎火安而各經之血自息猶婦在家而招其夫之既歸宅外侮輒散此補精之能引血也力牧曰兼治之乎抑單治之乎岐伯曰先補氣後補精氣虛不能攝血之攝而精可生也精虛不能藏血之藏而氣益旺也故補氣必須補精耳力牧曰善雖然血之妄出疑火之崇耳不清火而補氣母乃助火乎岐伯曰血至九竅之出是火盡外泄矣熱變為寒烏可再泄火乎清火

則血愈多矣力牧曰善

陳士鐸曰失血補氣本是妙理誰知補精即補氣乎
補氣寓於補精之中補精寓于補血之內豈是泛然
作論者寒變熱、變寒參得个中趣緣是大羅仙

天人一氣篇

大撓問于岐伯曰天有轉移人氣隨天而轉移其故何也岐伯曰天之轉移陰陽之氣也人之氣亦陰陽之氣也安得不隨天氣為轉移乎大撓曰天之氣分春夏秋冬人之氣惡能分四序哉天之氣配日月支于人之氣惡能配兩曜一句十二時哉岐伯曰公泥于甲子以論天也天不可測而可測人亦不可測而可測也天之氣有春夏秋冬人之氣有喜怒哀樂未嘗無四序也天之氣有日月人之氣有水火未嘗無兩曜也天之氣有甲

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人之氣有陽躋陰躋帶衝任督
陽維陰維命門胞絡未嘗無一句也天之氣有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人之氣有心肝脾肺腎心包胆
胃膀胱三焦大小腸未嘗無十二時也天有氣人即有
氣以應之天人何殊乎大撓曰天之氣萬古如斯人之
氣何故多變動乎岐伯曰人氣之變動因乎人亦因乎
天也春宜溫而寒則春行冬令矣春宜溫而熱則春行
夏令矣春宜溫而涼則春行秋令矣夏宜熱而溫則夏
行春令也夏宜熱而涼則夏行秋令也夏宜熱而寒則

夏行冬令也秋宜涼而熱非秋行夏令乎秋宜涼而溫
非秋行春令乎秋宜涼而寒非秋行冬令乎冬宜寒而
溫是冬行春令矣冬宜寒而熱是冬行夏令矣冬宜寒
而涼是冬行秋令矣倒行逆施在天既變動若此欲人
臟腑中不隨天變動必不得之數矣大撓曰天氣變動
人氣隨天而轉移宜盡人皆如是矣何以有變有不變
也岐伯曰人氣隨天而變者常也人氣不隨天而變者
非常也大撓曰人氣不隨天氣而變此正人守其常也
天師謂非常者予不得其旨請言其變岐伯曰宜變而

不變常也而余謂非常者以其異于常人也斯人也必
平日固守元陽未喪其真陰者也陰陽不調隨天氣之
變動彼自行其陰陽之正令故能不變耳大撓曰彼變
動者何以治之岐伯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鬱則
達之熱則寒之寒則溫之如此而已

陳士鐸曰天人合一安能變乎說得合一之旨

地氣合人篇

大撓問曰天人同氣不識地氣亦同于人乎岐伯曰地氣之合于人氣素問靈樞已詳哉言之何公又問也大撓曰內經言地氣統天氣而並論也未嘗分言地氣岐伯曰三才並立天氣即合于地氣地氣即合于人氣原不必分言之也大撓曰地氣有獨合于人氣之時請言其所以合也岐伯曰言其合則合言其分則分大撓曰請言人之獨合于地氣岐伯曰地有九州人有九竅此人之獨合于地也大撓曰內經言之矣岐伯曰雖言之

未嘗分晰之也大撓曰請言其分岐伯曰左目合翼右目合顴鼻合顴左耳合揚右耳合充口合徐臍合荊前陰合營後陰合幽也大撓曰其病何以應之岐伯曰翼之地氣逆而人之左目病馬顴之地氣逆而人之右目病馬顴之地氣逆而人之鼻病馬揚之地氣逆而人之左耳病馬充之地氣逆而人之右耳病馬徐之地氣逆而人之口病馬荊之地氣逆而人之臍病馬營之地氣逆而人之前陰病馬幽之地氣逆而人之後陰病馬此地氣之合病氣也大撓曰有驗有不驗何也岐伯曰驗

者人氣之滿也不驗者人氣之固也固者多滿者少故
驗者亦少似地氣之不盡合人氣也然而合者理也太
撓曰既有不驗恐非定理岐伯曰醫統天地人以言道
烏可缺而不全乎寧言地氣聽其驗不驗也太撓曰善
陳士鐸曰地氣實合于天何分於人乎地氣有驗不
驗者非分於地氣已說其合胡必求其合哉

三才並論篇

鬼史區問曰五運之會以司六氣六氣之變以害五臟是五運之陰陽即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也夫子何以教區乎岐伯曰子言是也史區退而作天元紀各論以廣五運六氣之義岐伯曰史區之言大而肆乎雖然執史區之論概治五臟之病是得一而失一也史區曰何謂乎岐伯曰五運者五行也談五運即闡五行也然五行止有五、運變成六明者視六猶五也昧者眩六為十矣史區曰弟子之言非歟岐伯曰子

言是也史區曰弟子言是夫子有後言請亟焚之岐伯
曰醫道之大也得子言夫乃顯然而醫道又微也執子
言微乃隱余所以有後言也雖然余之後言正顯子言
之大也史區曰請悉言之岐伯曰五運乘陰陽而變遷
五臟因陰陽而變動執五運以治病未必有合也舍五
運以治病未必相離也遺五運以立言則醫理缺其半
統五運以立言則醫道該其全予故稱子言之大而肆
也史區曰請言缺半之理岐伯曰陰陽之氣有盈有
虛男女之形有強有弱盈者虛之兆虛者盈之機蓋兩

相伏也強者弱之媒弱者強之福蓋兩相倚也合天地
人以治邪不可止執五運以治邪也合天地人以扶正
不可止執五運以扶正也鬼臾區曰醫道合天地人者
始無弊乎岐伯曰人之陰陽與天地相合也陽極生陰
陰極生陽未嘗異也世疑陰多于陽陰有群陰陽無二
陽也誰知陽有二陽乎有陽之陽有陰之陽君火為陽
之陽相火為陰之陽人有君火相火而天地亦有之始
成其為天成其為地也使天地無君火萬物何以昭蘇
天地無相火萬物何以震動天地之君火日之氣也天

地之相火雷之氣也雷出于地而轉于天日臨于天而照于地蓋上下相合人亦何獨不然今天地人以治病則得其全執五運以治病則缺其半矣鬼史區稽首而笑曰大哉聖人之言乎區無以測師矣

陳士鐸曰六氣即五行之論知五行即知六氣矣世不知五運即不知五行也不知五行即不知六氣矣

五運六氣離合篇

鬼臾區問曰五運與六氣並講人以為異柰何岐伯曰
五運非六氣則陰陽難化六氣非五運則疾病不成二
者合而不離也夫寒暑濕燥風火此六氣也金木水火
土此五運也六氣分為六五運分為五何不可者詎知
六氣可分而五運不可分也蓋病成于六氣可指為寒
暑濕燥風火病成于五運不可指為金木水火土以金
病必兼水、病必兼木、病必兼火、病必兼土、病
必兼金也且有金病而木亦病木病而土亦病土病而

水亦病水病而火亦病火病而金亦病也故六氣可分
門以論症五運終難拘歲以分門誠以六氣隨五運以
為轉移五臟因六氣為變亂此分之不可分也鬼史區
曰然則何以治六氣乎岐伯曰五運之盛衰隨五臟之
盛衰為強弱五臟盛而六氣不能衰五臟強而六氣不
能弱逢司天在泉之年寒暑濕燥風火有病有不病者
正五臟強而不弱也所以五臟盛者何畏運氣之侵哉
鬼史區曰善

陳士鐸曰六氣之病因五臟之不調也五臟之不調

即五行之不正也調五行即調六氣矣

六氣分門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五運六氣合而不離統言之可也何
鬼吏區分言之多乎岐伯曰五運不可分六氣不可合
雷公曰其不可合者何也岐伯曰六氣之中有暑火之
異也雷公曰暑火皆火也何分乎岐伯曰火不一也暑
外火之內火也雷公曰等火耳火與火相合而相應也
柰何異視之岐伯曰內火之動必得外火之引外火之
侵必得內火之召也似可合以立論而終不可合以分
門者內火與外火異也蓋外火君火也內火相火也君

火即暑相火即火者乃陽火；乃陰火；性不同焉可
不區而別乎六氣分陰陽分三陰三陽也三陰三陽中
分陽火陰火者分君相之二火也五行概言火而不分
君相六氣分言火而各配支干二火分配而暑與火各
司其權各成其病矣故必宜分言之也史區之說非松
言也實開予論而推廣之雷公曰予昧矣請示世之不
知二火者

陳士鐸曰五行止有一火六氣乃有二火有二火乃
分配支干矣支干雖分而君相二火實因六氣而異

言之於不可異而異者異之於陰陽之二火也

六氣獨勝篇

雍父問曰天地之氣陰陽盡之乎岐伯曰陰陽足以包
天地之氣也雖然陰陽之中變化錯雜未可以一言盡
也雍父曰請言其變岐伯曰六氣盡之矣雍父曰六氣
是公之已言也請言所未言岐伯曰六氣之中有餘不
足勝復去留更區言之矣尚有一端未言也遇司天在
泉之年不隨天地之氣轉移實有其故不可不論也雍
父曰請悉論之岐伯曰辰戌之歲太陽司天而天柱不
能室抑之此肝氣之勝也已亥之歲厥陰司天而天蓬

不能窒抑之此心氣之勝也丑未之歲太陰司天而天
運不能窒抑之此包絡之氣勝也子午之歲少陰司天
而天衝不能窒抑之此脾胃氣之勝也寅申之歲少陽司
天而天英不能窒抑之此肺氣之勝也卯酉之歲陽明
司天而天內不能窒抑之此腎氣之勝也癸亥曰司天
之勝予知之矣請言在泉之勝岐伯曰丑未之歲太陽
在泉而地晶不能窒抑之此肝胆之氣勝也寅申之歲
厥陰在泉而地玄不能窒抑之此心與小腸之氣勝也
辰戌之歲太陰在泉而地玄不能窒抑之此包絡三焦

之氣勝也卯酉之歲少陰在泉而地蒼不能室抑之此
脾胃之氣勝也已亥之歲少陽在泉而地形不能室抑之
此肺與大腸之氣勝也子午之歲陽明在泉而地阜不
能室抑之此腎與膀胱之氣勝也雍父曰子聞順天地
之氣者昌逆天地之氣者亡今不為天地所室抑是逆
天地矣不夫而獨存何也岐伯曰順之昌者順天地之
正氣也逆之亡者逆天地之邪氣也順可逆而逆可順
乎雍父曰同是人也何以能獨勝乎岐伯曰人之強弱
不同縱慾與節慾異也雍父曰善

陳士鐸曰天迷地玄獨有二者正分其陰陽也陰陽
同而神亦同者正顯其順逆也可見宜順不宜逆矣

三合篇

雷公問曰寒暑燥濕風火此六氣也天地之運化何令
于人而生病岐伯曰五行之生化也雷公曰人之五臟
分金木水火土彼此有勝負而人病此臟腑之自病也
何關於六氣乎岐伯曰臟腑之五行即天之五行地之
五行也天地人三合而生化出矣雷公曰請問三合之
生化岐伯曰東方生風，生木，生酸，生肝，生筋
筋生心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氣為柔在臟
為肝其性為暎其德為和其用為動其色為蒼其化為

榮其火毛其政為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青隕落其
味為酸其志為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
筋辛勝酸此天地之合人肝也南方生熱、生火、生
苦、生心、生血、生脾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
脉在氣為炎在臟為心其性為暑其德為顯其用為躁
其色為赤其化為茂其虫羽其政為明其令鬱蒸其變
炎燥其青燔燔其味為苦其志為喜、傷心恐勝喜熱
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此天地之合人心也中央
生濕、生土、生甘、生脾、生肉、生肺在天為濕

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氣為充在臟為脾其性靜堅其
德為濡其用為化其色為黃其化為盈其至保其政為
誼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青淫瀆其味為甘其志為思
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脾酸勝甘此天地
之合人脾也西方生燥：主金：生辛：生肺：生皮
毛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氣為成在臟為
肺其性為涼其德為清其用為固其色為白其化為斂
其至介其政為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青蒼落其味
為辛其志為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

皮毛苦勝辛此天地之合人肺也北方生寒，其水，生鹹，生腎，生骨髓，生肝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氣為堅在臟為腎其性為凜其德為寒其用為藏其色為黑其化為肅其虫鱗其政為靜其令為寒其變凝冽其青冰雹其味為鹹其志為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此天地之合人腎也五臟合金木水火土斯化生之所以出也天地不外五行安得不合哉雷公曰五行止五不應與六氣合也岐伯曰六氣即五行也雷公曰五行五而六氣六何以相

合乎岐伯曰使五行止五則五行不奇矣五行得六氣則五行之變化無窮余所以授六氣之論而更區乃肆言之也雷公曰六氣之中各配五行獨火有二此又何故岐伯曰火有君相之分耳人身火多于水五臟之中無臟非火也是以天地之火亦多于金木水土也正類天地之合于人耳雷公曰大哉言乎釋蒙解惑非天師之謂歟請載登六氣之篇

陳士鐸曰五行不外五臟五臟即六氣之論也因五行止有五惟火為二故六氣合二火而論之其實合

五臟而言之也

四時六氣異同篇 七卷

天老問曰五臟合五時六經應六氣然診要經絡篇以六氣應五臟而終于六經四時刻逆從論以六經應四時而終于五臟診要篇以經脈之生于五臟而外合于六經四時刻逆從論以經脈本于六氣而外連于五臟何也岐伯曰人身之脈氣上通天下合地未可一言盡也故彼此錯言之耳天老曰章句同而意旨異不善讀之吾恐執而不通也岐伯曰醫統天地人以立論不知天何知地不知地何知人脈氣循于皮肉筋骨之間內

合五行外合六氣安得一言而盡乎不得不分之以歸
于一也天老曰請問歸一之旨岐伯曰五時之合五臟
也即六氣之合五臟也六氣之應六經也即五時之應
六經也知其同何難知其異哉天老曰善

陳士鐸曰何嘗異何必求同何嘗同不妨言異人惟
善求之可耳

司天在泉分合篇

天老問曰司天在泉二氣相合主歲何分岐伯曰歲半
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天老曰司天之氣
主上半歲乎在泉之氣主下半歲乎岐伯曰然天老曰
司天之氣何以主上半歲也岐伯曰春夏者天之陰陽
也陽生陰長天之氣也故上半歲主之天老曰在泉之
氣何以主下半歲也岐伯曰秋冬者地之陰陽也陰殺陽
藏地之氣也故下半歲主之天老曰一歲之中天地之
氣截然分乎岐伯曰天地之氣無日不交司天之氣始

于地之左在泉之氣本乎天之右一歲之中互相感召
雖分而實不分也天老曰然則司天在泉何必分之乎
岐伯曰不分言之則陰陽不明奚以得陰中有陽之中
有陰之義乎司天之氣始于地而終于天在泉之氣始
于天而終于地天地升降環轉不息實有如此所以可
合而亦可分之也天老曰司天之氣何以始于地在泉
之氣何以始于天乎岐伯曰司天之氣始于地之左地
中有天也在泉之氣始于天之右天中有地也天老曰
善

陳士鐸曰司天在泉合天地以論之總是善言天地者

從化篇

天老問曰燥從熱發風從燥起埃從風生雨從濕注熱從寒來其故何歟岐伯曰五行各有勝亦各有制也制之太過則受制者應之反從其化也所以熱之極者燥必隨之此金之從火也燥之極者風必隨之此木之從金也風之極者塵霧隨之此土之從木也濕蒸之極者霖雨隨之此水之從土也陰寒之極者雷電隨之此火之從水也乃承制相從之理何足異乎天老曰何道而使之不從乎岐伯曰從火者潤其金乎從金者杼其木

乎從木者培其土乎從土者導其水乎從水者助其火
乎母不足母有餘得其平而不從矣天老曰潤其金而
金仍從火抒其木而木仍從金培其土而土仍從木導
其水而水仍從土助其火而火仍從水素何岐伯曰此
陰陽之已變水火之已漓非藥石針灸之可療也

陳士鐸曰言淺而論深

冬夏火熱篇

胡孔甲問于岐伯曰冬令嚴冷凜冽之氣逼人肌膚人
宜畏寒反生熱症何也岐伯曰外寒則內益熱也胡孔
甲曰外寒內熱人宜同病何故獨熱岐伯曰腎中水虛
不能制火因外寒相激而火發也人生無臟非火無腑
非火也無不藉腎水相養腎水盛則火藏腎水涸則火
動內無水養則內熱已極又得外寒束之則火之鬱氣
一發名不可救胡孔甲曰火必有所助而後盛火發于
外無火助宜火之少衰乃熱病發于夏轉輕發于冬

及重何也岐伯曰此正顯火鬱之氣也暑日氣散而火
難^素居冬日氣盛而火難泄難泄而泄之則鬱怒之氣所以
難犯而轉重也胡孔甲曰可以治夏者治冬乎岐伯曰
辨其火熱之真假耳毋論冬夏也胡孔甲曰善
陳士鐸曰治鬱無他治之法人亦治鬱而已矣

暑火二氣篇

祝禹問于岐伯曰暑與火皆熱症也何六氣分為二乎
岐伯曰暑病成于夏火病四時皆有故分為二也祝禹
問曰火病雖四時有之然多成于夏熱蘊于夏而發于
四時宜暑包之矣岐伯曰火不止成于夏四時可成也
火宜藏不宜發火發于夏日者火以引火也其在四時
雖無火之可發而火蘊結于臟腑之中每能自發其酷
烈之勢較外火引之者更橫安可談暑而不談火乎祝
禹曰火不可發也發則多不可救與暑熱之相犯有異

于岐伯曰暑與火熱同而實異也惟其不同故夏日之火不可與春秋冬之火共論惟其各異即夏日之暑不可與夏日之火並舉也蓋火病乃臟腑自生之熱非夏令暑熱所成之火故火症生于夏仍是火症不可謂火是暑也即是火也祝融曰暑火非一也分二氣宜矣

陳士鐸曰暑與火不可並論獨土至理

陰陽上下篇

常伯問于岐伯曰陽在上陰在下陽氣亦下行乎岐伯
曰陰陽之氣上下相同陽之氣未嘗不行于下也常伯
曰寒厥到膝不到顛頭痛到顛不到膝非陰氣在下陽
氣在上之明驗乎岐伯曰陰氣生于陽，氣生于陰蓋
上下相通無彼此之離也陽氣從陰出于經脈之外陰
氣從陽入于經脈之中始得氣血貫通而五臟七腑無
不周遍也寒厥到膝陽不能達也非陽氣專在上而不
在下也頭痛到顛陰不能降也非陰氣專在下而不在

上也。天地不外降陽。天地之陰陽不交。則寒暑往來。收
藏生長。咸無準實。人何獨異哉。

陳士鐸曰：陽宜達陰，宜降也。二者相反，則達者不達，
降者不降矣。論理陽之達有降之勢，陰之降有達之
機。總貫陰陽之不可反也。

營衛交重篇

雷公問曰陽氣出于衛氣陰氣出于營氣陰主死陽主
生陽氣重于陰氣宜衛氣重于營氣矣岐伯曰營衛交
重也雷公曰請問交重之旨岐伯曰宗氣積于上焦營
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盖有天有陽氣有陰氣入
稟天地之二氣亦有陰陽衛氣即陽也由下焦至中焦
以升于上焦從陰出陽也營氣即陰也由中焦至上焦
以降于下焦從陽入陰也二氣並重交相上下交相出
入交相升降而後能生氣于無窮也雷公曰陰陽不可

離予既已知之矣但陰氣難升者謂何岐伯曰陰氣精
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肺經太
淵穴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
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
經手厥陰心包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胆經足厥陰
肝經而又始于手太陰肺經蓋陰在內不在外陰主守
內不主衛外紆折而若難升實無畧之不升也故營衛
二氣人身並重未可重衛輕營也雷公曰善

陳士鐸曰營衛原並重也世重衛而輕營者不知營

衛也

五臟互根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陽中有陰，中有陽余既知之矣然論陰陽之變遷也未知陰中有陽，中有陰亦有定位乎岐伯曰陰陽互相根也原無定位然求其位亦有定也肺開竅于鼻心開竅于舌脾開竅于口肝開竅于目腎開竅于耳厥陰與督脈會于巔此陽中有陰，居陽位也肝與膽為表裡心與小腸為表裡腎與膀胱為表裡脾與胃為表裡肺與大腸為表裡包絡與三焦為表裡此陰中有陽，居陰位也雷公曰請言互根之位岐

伯曰耳屬腎而聽聲、屬金是耳中有肺之陰也鼻屬
肺而聞臭、屬火是鼻中有心之陰也舌屬心而知肺
味、屬土是舌中有脾之陰也目有五輪通貫五臟腦
屬腎各會諸脉是耳與腦有五臟之陰也大腸俞在脊
十六椎旁胃俞在脊十二椎旁小腸俞在背第十八椎
膽俞在脊十椎旁膀胱俞在中膂第二十椎三焦俞在
腎俞之上脊第十三椎之旁包絡無俞寄于膈俞在上
七椎之旁是七腑陽中有陰之位也惟各有位故其根
生、不息也否則虛器耳何根之有哉雷公曰善

陳士鐸曰陰中有陽
：中有陰無位而有位者以陰
陽之有根也

八風固本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八風出于天乎出于地乎抑出于人乎岐伯曰八風出于天地人身之五風合而成病人無五風天地之風不能犯也雷公曰請問八風之分天地也岐伯曰八風者春夏秋冬東西南北之風也春夏秋冬之風時令之風也属于天東西南北之風方隅之風也属于地然而地得天之氣風乃長天得地之氣風乃大是八風属于天地可分而不可分也雷公曰人之五風何以合天地乎岐伯曰五風者心肝脾肺腎之風也五

臟虛而風生矣以內風召外風天地之風始翕然相合
五臟不虛內既無風外風何能入乎雷公曰風既入矣
祛外風乎抑消內風乎岐伯曰風由內召不治內將何
治乎雷公曰治內風而外風不散柰何岐伯曰內風不
治外風益入安得散乎治臟固其本治風衛其標善治
八風者也雷公曰何言之善乎請誌之傳示來者
陳士鐸曰小風之來皆外感也外感因于內招故單
治內不可也單治外亦不可也要在分之中宜合
之中宜分也

八風命名篇八卷

少俞問岐伯曰八風分春夏秋冬東西南北乎岐伯曰然少俞曰東西南北不止四風合之四時則八風不足以概之也岐伯曰風不止八而八風實足概之少俞曰何謂也岐伯曰風從東方來得春氣也風從東南來得春氣而兼夏氣矣風從南方來得夏氣也風從西南來得夏氣而兼秋氣矣風從西方來得秋氣也風從西北來得秋氣而兼冬氣矣風從北方來得冬氣也風從東北來得冬氣而兼春氣矣此方隅時令合而成八也少

俞曰八風有名乎岐伯曰東風名和風也東南風名暘
風也南風名熱風也西南風名溫風也西風名商風也
西北風名涼風也北風名寒風也東北風名陰風也又
方隅時令合而名之也少俞曰其應病何如乎岐伯曰
和風傷在肝也外病在筋黃風傷在胃也外病在肌熱
風傷在心也外病在脈溫風傷在脾也外病在腹商風
傷在肺也外病在皮涼風傷在膀胱也外病在骨衛寒
風傷在腎也外病在骨陰風傷在大腸也外病在胸脇
北方隅時令與臟腑相合而相感也然而臟腑內虛八

風因得而中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非空言也少俞曰
人有臟腑不虛而八風中之者又是何謂岐伯曰此暴
風猝中不治而自愈也

陳士鐸曰八風之來皆外感也外感因于內召故治
內而外邪自散若外自病者不必治之

太乙篇

風后問于岐伯曰八風可以占疾病之吉凶乎岐伯曰
天人一理也可預占以斷之風后曰占之不驗何也岐
伯曰有驗有不驗者人事之不同耳天未嘗不可占也
風后曰請悉言之岐伯曰八風休咎無日無時不可占
也如風從東方來寅卯辰時則順否則逆矣逆則病風
從北方來申酉戌時則順否則逆矣逆則病風從南方
來巳午未時則順否則逆矣逆則病風從西方來亥子
丑時則順否則逆矣逆則病風后曰予聞古之占風也

多以太乙之日為主天師曰無日無時不可占也恐不
可為訓乎岐伯曰占風以太乙日決病所以驗不驗也
風后曰舍太乙以占吉凶恐不驗更多耳岐伯曰公何
以信太乙之深也風后曰太乙移日天必應之風雨風
雨和則民安而病少風雨暴則民勞而病多太乙在冬
至日有變占在君太乙在春分日有變占在相太乙在
中宮日有變占在相吏太乙在秋分日有變占在將太
乙在夏至日有變占在民所謂有變者太乙居五宮之
日得非常之風也各以其所主占之生吉剋凶多不興

也岐伯曰請言風雨之暴風后曰暴風南方來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脉其氣主熱暴風西南方來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肌其氣主弱暴風西方來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皮膚其氣主燥暴風西北方來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手太陽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其氣主清暴風從北方來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寒暴風東北方來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兩脇腋脅下及肢節其氣主濕暴風東方來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左關其氣主濕

暴風東南方來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
重者言風而雨概之矣岐伯曰人見風輒病者豈皆太
乙之移日乎執太乙以占風執八風以治病是泥于論
風也夫百病皆始于風人之氣血虛餒風乘虛輒入矣
何待太乙居宮哉

陳士鐸曰人病全不在太乙說得澹而有味

親陽親陰篇

風后問于岐伯曰風與寒異乎岐伯曰異也曰何異乎
岐伯曰風者八風也寒者寒氣也雖風未有不寒者要
之風各異也風后曰風與寒有異入人臟腑亦有異乎
岐伯曰風入風府寒不入風府也風后曰其義何居岐
伯曰風陽邪寒陰邪陽邪主降陰邪主升主降者由風
府之穴而入自上而下也主升者不由風府由臍之穴
而入自下而上也風后曰陰邪不從風府入從何穴而
入乎岐伯曰風府之穴陽經之穴也臍之穴陰經之穴

也陽邪從陽而入故風入風門也陰邪從陰而入故寒入臍也陽親陽陰親陰此天地自然之道也風后曰風穴招風寒穴招寒風門風穴也宜風之入矣臍非寒穴也何寒從臍入乎岐伯曰臍非寒穴通于命門命門火壯則寒不能入命門火衰則腹內陰寒臍有不寒者乎陰寒之邪遂乘虛寒之隙奪臍而入矣奚論寒穴哉風后曰善

陳士鐸曰陽邪入風府陰邪入臍各有道路也

異傳篇

雷公問曰各臟腑之病皆有死期有一日即死者有二
三日死者有四五日死者有五六日至十餘日死者可
漸言之乎岐伯曰病有傳經不傳經之異故死有先後
也雷公曰請問傳經岐伯曰邪自外來內入臟腑必傳
經也雷公曰請問不傳經岐伯曰正氣虛自病則不傳
經也雷公曰移寒移熱即傳經之謂乎岐伯曰移即傳
之義然移緩傳急雷公曰何謂乎岐伯曰移者臟腑自
移傳者邪不欲在此腑而傳之彼臟也故移之持緩而

五傳之勢急而暴其能殺人則一也雷公曰其傳經殺
人若何岐伯曰邪入于心一日死邪入于肺三日傳于
肝四日傳于脾五日傳于胃十日死邪入于肝三日傳
于脾五日傳于胃十日傳于腎又三日邪散而愈否則
死邪入于脾一日傳于胃二日傳于腎三日傳于膀胱
十四日邪散而愈否則死邪入于胃五日傳于腎八日
傳于膀胱又五日傳于小腸又二日傳于心則死邪入
于腎三日傳于膀胱又三日傳于小腸又三日傳于心
則死邪入于膀胱五日傳于腎又一日傳于小腸又一

日傳于心則死邪入于胆五日傳于肺又五日傳于腎
又五日傳于心則死邪入于三焦一日傳于肝三日傳
于心則死邪入于胞絡一日傳于胃二日傳于胆三日
傳于脾四日傳于腎五日傳于肝不愈則再傳再傳不
愈則死邪入于小腸一日傳于膀胱二日傳于腎三日
傳于包絡四日傳于胃五日傳于脾六日傳于肺七日
傳于肝八日傳于胆九日傳于三焦十日傳于大腸十
一日復傳于腎如此再傳不已則死邪入于大腸一日
傳于小腸二日傳于三焦三日傳于肺四日傳于脾五

日傳于肝六日傳于腎七日傳于心則死不傳心仍傳
小腸則生也邪入于胆往而不傳故無死期可定然邪
入于胆往如先鬼神有三四日即死者此熱極自焚
也雷公曰善

陳士鐸曰移緩傳急確有死期可定最說得妙

傷寒知變篇

雷公問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何以頭項痛腰脊強也
岐伯曰巨陽者足太陽也其脉起于目内眦上額交巔
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内挾脊抵腰中寒邪必先
入于足太陽之經邪入足太陽則太陽之經脉不通為
寒邪所據故頭項痛腰脊強也雷公曰二日陽明受之
宜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矣而頭項痛腰脊強又何故
欬岐伯曰此巨陽之餘邪未散也雷公曰太陽之邪未
散宜不入陽明矣岐伯曰二日則陽明受之矣因邪留

戀太陽未全入陽明故頭項尚痛腰脊尚強非二日陽明之邪全不受也雷公曰三日少陽受之宜胸脇痛耳聾矣邪宜出陽明矣既不入少陽而頭項腰脊之痛與強仍未除者又何故欤岐伯曰此邪不欲傳少陽轉回于太陽也雷公曰邪傳少陽矣宜傳入于三陰之經何以三日之後太陽之症仍未除也岐伯曰陽經善變且太陽之邪與各經之邪不同各經之邪循經而入太陽之邪出入自如如有入有不盡入也惟不盡入故雖六七日而其症未除耳甚至七日之後猶然頭項痛腰脊強

此太陽之邪乃原留之邪非從厥陰復出而傳之是太陽也雷公曰四日太陰受之腹滿噎乾五日少陰受之口乾舌燥六日厥陰受之煩滿囊縮亦有不盡驗者何也岐伯曰陰經不變不變而變者邪過盛也雷公曰然則三陽三陰之經皆善變也變則不可以日數拘矣岐伯曰日數者言其常也公問者言其變也變而不失其常則變則可生否則死矣雷公曰兩感于寒者變乎岐伯曰兩感者越經之傳也非變也

陳士鐸曰傷寒之文世人不知讀此論人能悟否無

奈治傷寒者不能悟也

傷寒同異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傷寒之病多矣可悉言之乎岐伯曰
傷寒有六非冬傷于寒者舉不得謂傷寒也雷公曰請
言其異岐伯曰有中風有中暑有中熱有中寒有中濕
有中疫其病皆與傷寒異傷寒者冬月感寒邪入營衛
由腑而傳于臟也雷公曰暑熱之症感于夏不感于三
時似非傷寒矣風寒濕疫多感于冬日也何以非傷寒
乎岐伯曰百病皆起于風四時之風每直中于臟腑非
若傳經之寒由淺而深入也寒之中人自在嚴寒不由

營衛直入臟腑是不從皮膚漸進非傳經之傷寒也水
王于冬而冬日之濕反不深入以冬令收藏也他時則
易感矣疫來無方四時均能中疫而冬疫常少二症俱
不傳經皆非傷寒也雷公曰寒熱之不同也何熱病亦
謂之傷寒乎岐伯曰寒感于冬則寒必變熱、變于冬
則熱即為寒故三時之熱病不可謂寒冬日之熱病不
可謂熱是以三時之熱病不傳經冬日之熱病必傳經
也雷公曰熱病傳經乃傷寒之類也非正傷寒也何天
師著素問有熱病傳經之文而傷寒反無之何也岐伯

曰類宜辯而正不必辯也知類即知正矣雷公曰善

陳士鐸曰傳寒必傳經斷在嚴寒之時非冬日傷寒
舉不可謂傷寒也辯得明說得出

風寒殊異篇

風后問于岐伯曰冬傷于寒與春傷于寒有異乎岐伯
曰春傷于寒者風也非寒也風后曰風即寒也何異乎
岐伯曰冬日之風則寒春日之風則溫寒傷深溫傷淺
傷深者入少陽而傳裡傷淺者入少陽而出表故異也
風后曰傳經乎岐伯曰傷冬日之風則傳傷春日之風
則不傳也風后曰其不傳何也岐伯曰傷淺者傷在皮
毛也皮毛屬肺故肺受之不若傷深者入于營衛也風
后曰春傷于風頭痛鼻塞身亦發熱與冬傷于寒者何

無異也岐伯曰風入于肺鼻為之不利以鼻主肺也肺既受邪肺氣不宜失清肅之令必移邪而入于太陽矣膀胱畏邪堅閉其經水道失行水不下泄火乃炎上頭即痛矣夫頭乃陽之首也既為邪火所據則一身之真氣皆與邪爭而身乃熱矣風后曰肺為胃之子肺受邪宜胃來援何以邪入肺而惡熱口渴之症生豈生肺者轉來刑肺乎岐伯曰胃為肺之母見肺子之寒必以熱救之夫胃之熱心火生之也胃得心火之生則胃土過旺然助胃必剋肺矣火能刑金故因益而反損也風后

曰嘔吐者何也岐伯曰此風傷于太陰也風在地中土必震動水泉上溢則嘔吐矣散風而土自安也風后曰風邪入太陽頭痛何以有痛不痛之殊也岐伯曰肺不移風于太陽則不痛耳風后曰風不入于太陽頭即不痛乎岐伯曰肺通于鼻：通于腦風入于肺自能引風入腦而作頭痛肺氣旺則風入于肺而不上走于腦故不痛也風后曰春傷于風徃來寒熱：結于裡何也岐伯曰冬寒入于太陽久則變寒春風入于太陽久則變熱寒則動傳于臟熱則靜結于腑寒在臟則陰與陽戰

而發熱，在腑則陽與陰戰而發寒，隨臟腑之衰旺分
寒熱之往來也。風后曰：傷風自汗，何也？岐伯曰：傷寒之
邪，寒邪也，傷風之邪，風邪也。寒邪入胃，惡寒而變熱；
風邪入胃，喜風而變溫，則不大熱也。得風以揚之，
火必外泄，故汗出矣。風后曰：春傷于風，下血譫語，一似
冬傷于寒之病，何也？岐伯曰：此熱入血室，非狂也。傷于
寒者，熱自入于血室之中，其熱重，傷于風者，風祛熱入
于血室之內，其熱輕也。風后曰：譫語而潮熱者，何也？岐
伯曰：其脈必滑者也。風后曰：何也？岐伯曰：風邪入胃，

中無痰則發大熱而譫語之聲高胃中有痰則發潮熱而譫語之聲低潮熱發譫語此痰也滑者痰之應也風后曰春傷于風發厥心下悸何也岐伯曰傷于寒者邪下行傷于風者邪上冲也寒乃陰邪陰則走下風乃陽邪陽則升上治寒邪先定厥後定悸治風邪先定悸後定厥不可悞也風后曰傷于風而發熱如見鬼者非狂乎岐伯曰狂乃實邪此乃虛邪也實邪從太陽來也邪熾而難遏虛邪從少陰來也邪旺而將衰實邪火逼心君而外出神不守于心也虛邪火引肝魂而外遊魄不

守于肺也風后曰何論之神乎吾無測師矣
陳士鐸曰風與寒殊故論亦殊人當細觀之

陰寒格陽篇

盤盂問于岐伯曰大小便閉結不通飲食輒吐面赭唇焦飲水亦嘔脉又沉伏此何症也岐伯曰腎虛寒盛陰格陽也盤盂曰陰何以格陽乎岐伯曰腎少陰經也惡寒喜溫腎寒則陽無所附升而不降矣盤盂曰其故何也岐伯曰腎中有水火存焉火藏水中水生火內兩相根而兩相制也邪入則水火相離而病生矣盤盂曰何邪而使之離乎岐伯曰寒熱之邪皆能離之而寒邪為甚寒感之輕則腎中之虛陽上浮不至格拒之至也寒

邪太盛拒絕遏堅陽杜陰而力衰陰格陽而氣旺陽不
敢居于下焦冲逆于上焦矣上焦冲逆水穀入喉安能
下入于胃乎盤盂曰何以治之岐伯曰以熱治之盤盂
曰陽宜陰折熱宜寒折今陽在上而作熱不用寒反用
熱不治陰反治陽豈別有義乎岐伯曰上熱者下逼之
使熱也陽升者陰祛之使升也故上熱者下正寒也以
陰寒折之轉害之矣故不若以陽熱之品順其性而從
治之則陽回而陰且交散也盤盂曰善

陳士鐸曰陰勝必須陽折陽勝必須陰折皆從治之

法也

春溫似瘧篇

風后問于岐伯曰春日之瘧非感風邪成之乎岐伯曰瘧非獨風也春日之瘧非風而何風后曰然則春溫即春瘧乎岐伯曰春瘧非春溫也春溫有方而春瘧無方也風后曰春瘧無方何其疾之一似春溫也岐伯曰春溫有方而時氣亂之則有方者變而無方故與瘧氣正相同也風后曰同中有異乎岐伯曰瘧氣熱中歲殺時氣熱中歲生風后曰熱中歲生何多死亡乎岐伯曰時氣者不正之氣也臟腑閉正氣而陰陽和則邪氣而陰

陽氣不正之氣即邪氣也故聞之而輒病轉相傳染也
風后曰聞邪氣而不病者又何故歟岐伯曰臟腑自和
邪不得而亂之也春溫傳染亦臟腑之虛也風后曰臟
腑實而邪遠臟腑空而邪中不洵然乎

陳士鐸曰溫似疫症不可謂溫即是疫辯得明與

補瀉陰陽篇 九卷

雷公問于岐伯曰人身陰陽分于氣血內經詳之矣請問其餘岐伯曰氣血之要在氣血有餘不足而已氣有餘則陽旺陰消血不足則陰旺陽消雷公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陽旺陰消者當補其血陰旺陽消者當補其氣陽旺陰消者宜瀉其氣陰旺陽消者宜瀉其血無不足無有餘則陰陽平矣雷公曰補血則陰旺陽消不必再瀉其氣補氣則陽旺陰消不必重瀉其血也岐伯曰補血以生陰者言其常補陰也瀉氣以益陰者言其暫瀉

陽也補氣以助陽者言其常補陽也瀉血以救陽者言其暫瀉陰也故新病可瀉久病不可輕瀉也久病宜補新病不可純補也雷公曰治血必當理氣乎岐伯曰治氣亦宜理血也氣無形血有形無形生有形者變也有形生無形者常也雷公曰何謂也岐伯曰變治急常治緩勢急不可緩亟補氣以生血勢緩不可急徐補血以生氣雷公曰其故何也岐伯曰氣血兩相生長非氣能生血不能生氣也第氣生血者其效速血生氣者其功遲宜急而亟者治失血之驟也宜緩而徐者治失血

之後也氣生血則血得氣而安無憂其沸騰也血生氣則氣得血而潤無虞其乾燥也苟血失補血則氣且脫矣血安補氣則血反動矣雷公曰善

陳士鐸曰氣血俱可補也當於補中尋其原不可一味呆補為妙

善養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春三月謂之發陳夏三月謂之蕃秀
秋三月謂之容平冬三月謂之閉藏天師詳載四氣調
神大論中然調四時則病不生不調四時則病必作所
謂調四時者調陰陽之時令乎抑調人身陰陽之氣乎
願晰言之岐伯曰明乎哉問也調陰陽之氣在人不在
時也春三月調木氣也調木氣者順肝氣也夏三月調
火氣也調火氣者順心氣也秋三月調金氣也調金氣
者順肺氣也冬三月調水氣也調水氣者順腎氣也肝

氣不順逆春氣矣少陽之病應之心氣不順逆夏氣矣
太陽之病應之肺氣不順逆秋氣矣太陰之病應之脾
氣不順逆冬氣矣少陰之病應之四時之氣可不調乎
調之實難以陰陽之氣不易調也故人多病耳雷公曰
人既病矣何法療之岐伯曰人以胃氣為本四時失調
致生疾病仍調其胃氣而已胃調脾自調矣脾調而肝
心肺腎無不順矣雷公曰先時以養陰陽又何可不講
乎岐伯曰陽根于陰、根于陽養陽則取之陰也養陰
則取之陽也以陽養陰以陰養陽貴養之于豫也何邪

能乎乎閉目塞兌內觀心腎養陽則漱津送入心也養陰則漱津送入腎也無他異法也雷公曰善天老問曰陰陽不違背而人無病養陽養陰之法止調心腎乎岐伯曰內經一書皆養陽養陰之法也天老曰陰陽之變遷不常養陰養陽之法又烏可執哉岐伯曰公言何善乎奇恒之病必用奇恒之法療之豫調心腎養陰陽于無病時也然而病急不可緩病緩不可急亦視病如何耳故不宜汗而不汗所以養陽也宜汗而急汗之亦所以養陽也不宜下而不下所以養陰也宜下而大下之

亦所以養陰也。豈養陽養陰專尚補而不尚攻乎？用攻于補之中，正善于攻也。用補于攻之內，正善于補也。攻補兼施，養陽而不損于陰，養陰而不損于陽，庶幾善于養陰陽者乎？天老曰：善

陳士鐸曰：善養一篇，俱非泛然之論，不可輕用攻補也。

亡陽亡陰篇

烏師問岐伯曰人汗出不已皆亡陽也岐伯曰汗出不已非盡亡陽也烏師曰汗症未有非熱也熱病即陽病矣天師謂非陽何也岐伯曰熱極則陽氣難固故汗泄亡陽溺屬陰汗屬陽之外泄非亡陽而何謂非盡亡陽者以陽根于陰也陽之外泄由于陰之不守也陰守其職則陽根于陰陽不能外泄也陰失其職則陰欲自顧不能又何能攝陽氣之散亡乎故陽亡本于陰之先亡也烏師曰陰亡則陰且先脫何待陽亡而死乎岐伯

曰陰陽相根無寸晷之離也陰亡而陽隨之即亡故陽
亡即陰亡也何分先後乎烏師曰陰陽同亡宜陰陽之
共救矣乃救陽則汗收而可生救陰則汗止而難活又
何故乎岐伯曰陰生陽則緩陽生陰則速救陰而陽之
絕不能遽回救陽而陰之絕可以驟復故救陰不若救
陽也雖然陰陽何可離也救陽之中附以救陰之法則
陽回而陰亦自復也烏師曰陰陽之亡非旦夕之故也
曷不于未亡之前先治之岐天師曰大哉言乎亡陰亡
陽之症皆腎中水火之虛也陽虛補火以生水陰虛補

水以制火可免兩亡矣烏師曰善

陳士鐸曰陰陽之亡由于陰陽之兩不可守也陽攝
於陰。攝於陽本于水火之虛。則亡又何疑哉

晝夜輕重篇

雷公問于岐伯曰晝夜可辨病之輕重乎岐伯曰病有
重輕宜從晝夜辨之雷公曰辨之維何岐伯曰陽病晝
重陰病晝輕陽病夜輕陰病夜重雷公曰何謂也岐伯
曰晝重夜輕陽氣旺于晝衰于夜也晝輕夜重陰氣旺
于夜衰于晝也雷公曰陽病晝輕陰病夜輕何故乎岐
伯曰此陰陽之氣虛也雷公曰請顯言之岐伯曰陽病
晝重夜輕此陽氣與病氣交吐陽氣未衰也正與邪鬪
尚有力也故晝反重耳夜則陽衰矣陽衰不與邪鬪邪

亦下與正開故夜反輕耳陰病晝輕夜重此陰氣與病
氣交吐陰氣未衰也正與邪爭尚有力也故夜反重耳
晝則陰衰矣陰衰不敢與邪爭邪亦不與陰爭故晝反
輕耳雷公曰邪既不與正相戰宜邪之退舍矣病猶不
瘥何也岐伯曰重乃真重輕乃假輕假輕者視之輕而
實重邪且重入矣烏可退哉且輕重無常或晝重夜亦
重或晝輕夜亦輕或時重時輕此陰陽之無定晝夜之
難拘也雷公曰然則何以施療乎岐伯曰晝重夜輕者
助陽氣以祛邪晝輕夜重者助陰氣以祛邪皆不可專

祛其邪也晝夜俱重晝夜俱輕與時重時輕峻于補陰
佐以補陽又不可泥于補陽而專于祛邪也

陳士鐸曰晝夜之間輕重自別

解陽解陰篇

奢龍問于岐伯曰陽病解于戌陰病解于寅何也岐伯
曰陽病解于戌者解于陰也陰病解于寅者解于陽也
然解于戌者不始于戌解于寅者不始于寅不始于戌
者由寅始之也不始于寅者由亥始之也解于戌而始
于寅非解于陰乃解于陽也解于寅而始于亥非解于
陽乃解于陰也奢龍曰陽解于陽陰解于陰其義何也
岐伯曰十二經均有氣王之時氣王則解也奢龍曰十
二經之王氣可得聞乎岐伯曰少陽之氣王寅卯辰太

陽之氣王巳午未陽明之氣王申酉戌太陰之氣王亥
子丑少寅之氣王子丑寅厥陰之氣王丑寅卯也奢龍
曰少陰之王何興各經殊乎岐伯曰少陰者腎水也水
中藏火者陽也子時一陽生丑時二陽生寅時三陽
生陽進則陰退故陰病遇子丑寅而解者解于陽也奢
龍曰少陰解于陽非解于陰矣岐伯曰天一生水子時
水生即是王地故少陰遇子而漸解也奢龍曰少陽之
解始于寅卯少陰厥陰之解終于寅卯又何也岐伯曰
寅為生人之首卯為天地門戶始于寅卯者陽得初之

氣也終于寅郊也陰得終之氣也奢龍曰三陽之時王
各上三時三陰之時王連王三時又何也岐伯曰陽行
健其道長故各王其時陰行鈍其道促故連王其時也
奢龍曰陽病解于夜半陰病解于日中豈陽解于陽陰
解于陰乎岐伯曰夜半以前者陰也夜半以後者陽也
日中以後者陰也日中以前者陽也陽病必于陽王之
時先現解之機至夜半而盡解也陰病必于陰王之時
先現解之機至日中而盡解也雖陽解于陽實陽得陰
之氣也雖陰解于陰實陰得陽之氣也此陽根陰、根

陽之義耳
蒼龍曰善

陳士鐸曰
陽解于陰
解於陽
自有至義
非泛說也

真假疑似篇

雷公問曰病有真假公言之矣真中之假，中之真未言也岐伯曰寒熱虛實盡之雷公曰寒熱若何岐伯曰寒乃假寒熱乃真熱內熱之極外現假寒之象此心火之亢也火極似水治以寒則解矣熱乃假熱寒乃真寒下寒之至上發假熱之形此腎火之微也水極似火治以熱則解矣雷公曰虛實若何岐伯曰虛乃真虛實乃假實清肅之令不行飲食難化上越中滿此脾胃假實肺氣真虛也補虛則實消矣實乃真實虛乃假虛踈泄

之氣不通風邪相侵外發寒熱此肺氣假虛肝氣真實也治實則虛失矣雷公曰盡此乎岐伯曰未也有時實時虛時寒時熱狀真非真狀假非假此陰陽之變水火之絕也雷公曰然則何以治之岐伯曰治之早則生治之遲則死雷公曰將何法早治之岐伯曰救胃腎之氣則絕者不絕變者不變也雷公曰水火各有其假而火尤難辨柰何岐伯曰真火每現假寒假火每現真熱然辨之有法也真熱者陽症也真熱現假寒者陽症似陰也此外寒內熱耳真寒者陰症也真寒現假熱者陰症

似陽也此外熱內寒耳雷公曰外寒內熱外熱內寒水
火終何以辨之岐伯曰外寒內熱者真水之虧邪氣之
勝也外熱內寒者真火之虧正氣之虛也真水真火腎
中水火也腎火得腎水以相資則火為真火熱為真熱
腎火離腎水以相制則火為假火熱成假熱矣辨真辨
假以外水試之真熱得水則解假熱得水則逆也雷公
曰治法若何岐伯曰補其水則假火自解矣雷公曰假
熱之症用熱劑而瘥者何也岐伯曰腎中之火喜陰水
相濟亦喜陰火相引滋其水矣用火引之則假火易藏

非舍水竟用火也雷公曰請言治火之法岐伯曰補真水則真火亦解也雖然治火又不可純補水也祛熱于補水之中則假破真現矣雷公曰善

陳士鐸曰不悟真何知假不悟假何知真真假之間亦水火之分也識破水火之真假則真假何難辨哉

從逆窺源篇

應龍問曰病有真假症有從逆予知之矣但何以辨其真假也岐伯曰寒熱之症氣順者多真氣逆者多假凡氣逆者皆假寒假熱也知其假無難治真矣應龍曰請問氣逆者何症也岐伯曰真陰之虛也應龍曰真陰之虛何遂成氣逆乎岐伯曰真陰者腎水也腎水之中有火存焉火得水而伏火失水而飛凡氣逆之症皆陰水不能制陰火也應龍曰予聞陰陽則兩相配也未聞陰與陰而亦合也岐伯曰人身之火不同有陰火陽火陽

火得陰水而制者陰陽之順也陰火得陰水而伏者陰陽之逆也應龍曰陰陽逆矣何以伏之岐伯曰此五行之顛倒也逆而伏者正順而制之也應龍曰此則龍之所不識也岐伯曰腎有兩岐水火藏其內無火而水不生無水而火不長不可離也火在水中故稱陰火其實水火自分陰陽也應龍曰陰火善逆陰水亦易逆何故岐伯曰此正顯水火之不可離也火離水而逆水離火而亦逆也應龍曰水火相離者又何故欤岐伯曰人節慾少而縱慾多過泄其精則陰水虧矣水虧則火旺水

不能制火而火逆矣應龍曰泄精損水宜火旺不宜火
衰也何火有時而寒乎岐伯曰火在水中水泄而火亦
泄也泄久則陰火虧矣火虧則水寒火不能生水而水
逆也故治氣逆者皆以補腎為主水虧致火逆者補腎
則逆氣自安火虧致水逆者補腎而逆氣自安應龍曰
不足宜補有餘宜瀉亦其常也何治腎之水火不尚瀉
尚補乎岐伯曰腎中水火各臟腑之所取資也故可補
不可瀉而水尤下可瀉也各臟腑有火無水皆腎水滋
之一瀉水則各臟腑立槁矣氣逆之症雖有水火之分

而水虧者多也故水虧者補水而火虧者亦必補水蓋
水旺則火衰水生則火長也應龍曰補水而火不衰補
水而水不長又柰何岐伯曰補水以衰火者益水之藥
宜重補水以長火者益水之藥宜輕也應龍曰善

陳士鐸曰人身之逆全在腎水之不足故補逆必須
補水：足而逆者不逆也

移寒篇

應龍問曰腎移寒于脾、移寒于肝、移寒于心、移寒于肺、移寒于腎此五臟之移寒也脾移熱于肝、移熱于心、移熱于肺、移熱于腎、移熱于脾此五臟之移熱也五臟有寒熱之移六腑有移熱無移寒何也岐伯曰五臟之五行正也六腑之五行副也五臟受邪獨當其勝六腑受邪分受其殃且臟腑之病熱居什之八寒居什之二也寒易回陽熱難生陰故熱非一傳而可止臟傳未已又傳諸腑、又相傳寒則得溫而解

在臟有不再傳者臟不逆傳何至再傳于腑乎此六腑所以無移寒之證也應龍曰寒不移于腑獨不移于臟乎岐伯曰寒入于腑而傳于腑甚則傳于臟此邪之自傳也非移寒之謂也應龍曰移之義若何岐伯曰本經受寒虛不能受移之于他臟腑此邪不欲去而去之嫁其禍也應龍曰善

陳士鐸曰六腑有移熱而無移寒以寒之不移也獨說得妙非無微之文

寒熱舒肝篇

雷公問曰病有寒熱皆成于外邪乎岐伯曰寒熱不盡由于外邪也雷公曰斯何故欤岐伯曰其故在肝：喜踈泄不喜閉藏肝氣鬱而不宣則胆氣亦隨之而鬱胆木氣鬱何以生心火乎故心之氣亦鬱也心氣鬱則火不遂其炎上之性何以生脾胃之土乎土無火養則土為寒土無發生之氣矣肺金無土氣之生則其金不剛安有清肅之氣乎木寡于畏反剋脾胃之土：欲發舒而不能土木相刑彼此相角作寒作熱之病成矣正未

嘗有外邪之干乃五臟之鬱氣自病徒攻其寒而熱益盛徒解其熱而寒益猛也雷公曰合五臟以治之何如岐伯曰舒肝木之鬱諸鬱盡舒矣

陳士鐸曰五鬱發寒熱不止木鬱也而解鬱之法獨責於木以木鬱解而金土水火之鬱盡解故解五鬱惟尚解木鬱也不必逐經解之

嘉慶式拾年

靜樂堂書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外经微言

作者=陈士铎

页数= 3 4 0

S S 号= 1 0 4 4 3 8 9 3

出版日期= 1 9 8 4 年 0 4 月第 1 版